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 ——在「滿洲」的臺灣醫生*

許雪姬**

摘要

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在發展上受到限制，因此在日本大帝國（Great Empire）之中的「滿洲國」就成為臺人前往發展的新天地。「滿洲國」是臺人不必隱瞞真正身份的地方，建國大學更是唯一給臺人錄取名額的學校，因此一九三〇年代前往滿洲的臺人增多。在日治時期五十年間，陸續前往滿洲一時就職或定居的臺灣人約有五千人，由其職業來看，除了擔任中下級行政官僚外，特別值得注目的是醫生的角色。

滿洲有第一流的醫學校滿洲醫科大學，也有新京、哈爾濱等醫科大學、開拓醫院，吸引臺人前往就讀，畢業後大半留在當地服務；也有自臺灣、日本、朝鮮取得醫生資格前往者，他們在缺乏醫院、醫生的滿洲發揮所長，成為醫科大學教授、公私立醫院醫生、公衛體系下的官僚，都表現出亮麗的成績，其中一年一度的科學盛京賞還有兩屆頒給來自臺灣的醫療人員謝秋濤與王洛。

此外做為滿洲國皇帝溥儀私人醫生的黃子正，在皇帝逃亡途中不但被挑選為隨行九人其中之一，甚至隨溥儀一起被蘇聯軍隊逮捕，坐牢十二年才獲釋。上述這些醫生的事蹟即本文的要點，而這些醫生之前往滿洲，與其家族在滿洲有關，因此也探討這些醫生間彼此的親屬關係及其醫生家族的背景。

關鍵詞：臺灣醫生、滿洲、滿洲醫科大學

* 本文曾在民國 91 年 3 月 1-2 日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等主辦之「文化差異與社會科學通則：紀念張光直先生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承時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長賴澤涵教授之評論，謹致謝意。又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有益的看法，特一併致謝。又滿洲國為日本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權，廣為世人所知，故使用滿洲國時，不另加「」。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 一、前言
 - 二、滿洲醫生資格的取得及滿洲的衛生環境
 - 三、早期到滿洲的臺灣醫生
 - 四、後期在滿洲的臺灣醫生
 - 五、從事研究教學與進入醫療行政體系的臺灣醫生
 - 六、醫生世家
 - 七、結論
-

一、前言

西醫在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中，其地位十分崇高，與律師、教師並稱。醫生除醫療工作外，在政治社會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矚目，過去有關醫生的研究大半著重在醫生的社會地位、政治參與與醫療貢獻。如陳少廷〈日據時代的臺灣醫生——臺灣醫生在啟蒙運動上的角色〉一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民族運動中臺灣醫生的角色；⁽¹⁾如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一書，探討醫生在政治、社會上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並分析戰後醫生地位已不如日治時期的原因，同時也提到了醫生世家；⁽²⁾陳永興則在《臺灣醫療發展史》中特別指出，二二八事件中至少有四十七位醫生遇害或被捕，使戰後的臺灣醫生不再是政治上的優勢團體；⁽³⁾莊永明在《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一書中，除了簡介臺大醫院的變遷外，也提到醫生中的兄弟、父子（女）檔。其中橫死於二二八事件的施江南醫生，他五個女兒中，有四個畢業於臺大醫學院醫學系，一個畢業於藥學

(1) 陳少廷，〈日據時代的臺灣醫生——臺灣醫師在啟蒙運動上的角色〉，《大學雜誌》60（1972年12月），頁62-67。

(2)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92；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2），頁189-196。

(3) 陳永興，〈臺灣醫界與二二八〉，收於氏著，《臺灣醫療發展史》（臺北：月旦出版社，1997），頁103-111。

系，最令人印象深刻。⁽⁴⁾ Ming-cheng Lo 在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一書中，⁽⁵⁾ 亦談到滿州的臺灣醫生。

近年來研究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活動漸多，⁽⁶⁾ 臺灣醫生的海外發展也漸被重視。范燕秋在〈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一文中探討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赴海外所碰到的「開業資格」問題及克服之道；⁽⁷⁾ 中村孝志在〈大正南進期與臺灣〉一文中則指出截至大正十二年（1923）八月為止，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醫生共六三四人，其中到華南開業的有十七人，奉職⁽⁸⁾ 的有六人；在南洋開業的二人，奉職的五名。⁽⁹⁾ 我個人在〈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一文中，在有效採集名單一〇四人中，醫生占了二十八人，高於經商者及學生。⁽¹⁰⁾ 上述有關的研究仍不足以說明海外臺灣醫生的全貌。

我之所以對前往滿洲的臺灣醫生產生興趣，主要在於在我執行「日治時期赴滿洲國的臺灣菁英」主題計劃時，採訪了一些有滿洲經驗者，據翁通逢醫師說滿洲人認為臺灣醫生是「大仙」，還盛傳說中國南部有個醫生島就是臺灣，⁽¹¹⁾ 我聽了頗感好奇，乃就所製作的〈日治時期赴滿洲國臺灣人表〉中加以觀察。發現在我所建立的七百多人的名單中，醫生約有一百多人，幾乎占了五分之一，比例相當高；其次任滿洲國皇帝溥儀的私人醫生黃子正也是臺灣人，戰後他和溥儀一起被

(4) 莊永明，《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291。

(5) Ming-cheng Miriam Lo,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2002), p. 85.

(6) 如林滿紅，〈日本政府與臺灣籍民的東南亞投資（1895-19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2（1999年12月），頁 5-56；林滿紅，〈「大中華經濟圈」概念之一省思——日治時期臺商之島外經貿經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9（1997年12月），頁 51-101；河林原直人，〈臺灣茶の對東南アジア向け輸出と商人活動——1920年代を中心〉，《アジア研究》44: 2（1998）。

(7) 范燕秋，〈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收於國史館編著，《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研討會論文集》（新店：國史館，2000年10月），頁 151-197。

(8) 奉職，廣義地說是指在各大醫院任職，或進入醫療部門服務者。

(9) 中村孝志著，李玉珍、卞鳳奎譯，〈大正南進期與臺灣〉，《臺北文獻》，直字第 132 期（2000年6月），頁 210。

(10) 許雪姬，〈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收於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2001年高雄研究學報》（高雄：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2001），頁 378。

(11)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逢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 121。

蘇聯送到赤塔、伯力，而後被送回撫順戰犯收容所，以非戰犯而度過十二年牢獄生活，他的經歷也引起我相當的興趣，乃有意研究在滿洲的臺灣醫生。

所謂滿洲包括一九〇五年六月起成立的關東州(後改爲關東廳)所轄的領域、滿鐵附屬地，⁽¹²⁾及一九三二年成立的滿洲國。據目前所得的資料，最早到滿洲的醫生是一九〇八年應關東州招聘到營口的謝唐山醫師。而隨著滿洲國的建立，臺人到滿洲謀職的更多，這之中包括不少醫生。有關此一現象，中國的文史資料亦有相關文章敘述，如王柏懷，〈孟天成與博愛醫院〉，介紹臺灣醫生孟天成是大連最出名的醫生；⁽¹³⁾郭瑋也撰寫〈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¹⁴⁾，指出在大連的臺人當醫生的不少。

有關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資料相當零碎，不易取得。本人先由《臺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昭和十二年版、昭和十八年版)、《日本醫籍錄》、《臺灣醫師名鑑》及相關人名傳記和滿洲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的校友人名錄，建立一份參考名單，繼則就《七十回憶》、《乘願藥師如來——廖泉生回憶錄》等有滿洲經驗的醫生之回憶錄下手，不足則輔以訪談。已出版的有盧昆山、黃順記、施義德、劉建止、余錫乾、江文勇、翁通逢、梁育明、梁許春菊(夫梁炳元)、黃洪瓊音(夫黃子正)、林黃素華(夫林錦文)、葉彩屏(夫劉萬)等人的口述訪問紀錄，由以上諸人的滿洲經驗大抵可以瞭解臺灣醫生在滿洲就讀醫學校及執業的情形。至於滿洲國本身的醫療狀況則借助於《滿洲國政府公報》及《滿洲年鑑》等刊物來瞭解。

本文主要在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醫生何以遠赴滿洲行醫？滿洲當地的醫療情形如何？在滿洲執業的有那些名醫？進入「滿洲國」醫生部門工作的又有那些醫生？最後介紹到滿洲的幾個重要醫生家族，及在滿洲國行醫的臺灣醫生顯示出什麼特色。

(12) 依中俄條約，為了建設鐵道並經營及保護之，中方將鐵路沿線的土地撥給俄方，官有地以無償的形式，私有地則以時價購買，由中東鐵路公司管理。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簽訂朴資茅斯條約，俄國將上述鐵路、土地交由日本繼承，即由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管理。這片附屬地大約有十八平方公里，地雖小，但東北的重要都市大半包在此地中。見財團法人東亞經濟調查課，《滿洲讀本》(東京：財團法人東亞經濟調查課，1938)，頁280。

(13) 王柏懷，〈孟天成與博愛醫院〉，《大連文史資料》，第7輯(1990年12月)，頁46-48。

(14) 郭瑋，〈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大連文史資料》，第6輯(1989年12月)，頁67-74。

二、滿洲醫生資格的取得及滿洲的衛生環境

(一)臺灣醫生的資格問題

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取得關東州，此後關東州及滿鐵的附屬地成爲日本的勢力範圍。對當時是日本籍的臺人而言，是一個可以考慮的發展之地。關東州先是以日本於一九〇一年一月頒佈的「醫師取締規則」爲準，帝制後在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公佈「醫師法」，凡取得關東州廳長官或內務大臣的執照，並經醫師公會承認，則可在關東州地區開業。⁽¹⁵⁾但要取得上述執照，必得是日本醫學院畢業或醫師考試及格者。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成立於一八九八年，學制五年，即公學校畢業後再讀預科一年、本科四年，理論上其醫學課程訓練僅約略等於中學程度。故臺灣醫學校畢業的醫生若畢業後到府立醫院任職時，其醫師資格稱爲「臺灣醫學得業士」，僅能當囑託與雇員，不能到日本內地執業，除非再通過日本本國的醫生考試以獲得日本內務大臣核發的開業許可，因此醫學校畢業生往往選擇回到地方開業。一九一八年總督府在醫學校內另附設醫學專門部供日本子弟醫學教育之用，一九一九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改制爲日臺共學的醫學專門學校，爾後的畢業生才能稱爲「臺灣醫學士」，仍不具備到日本內地開業的資格。一九三六年臺北帝大醫學部設立，其畢業生取得「醫學士」學位，要在日本統治範圍內開業就不再受到限制。⁽¹⁶⁾值得一提的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一九一五年設有特設科，招收外國人子弟就學，三年制，到一九二二年停辦。這段期間每年都培養出幾個外國學生，大半是福州人，且畢業於臺灣籍民學校中的旭瀛書院（廈門）或東瀛學校（汕頭）。這些人畢業後往往回到中國服務。⁽¹⁷⁾

當日本的勢力逐漸向海外發展時，臺人亦隨其腳步而前往華南、南洋、關東州一帶發展，這些醫生遂應當地華人甚至日人對醫生的需求而漸向海外發展。如

(15) 中溝新一編輯，〈醫師の取締〉，《滿洲年鑑》四（東京都：日本圖書センター，1938；昭和13年版），頁404。

(16) 范燕秋，〈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頁151-197。

(17) 中村孝志著，李五珍、卞鳳奎譯，〈大正南進期與臺灣〉，頁210。

上所述，臺灣醫生原本不具海外開業資格，尤其南洋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自有一套醫療制度，並不承認臺灣醫生的資格，因此早期到海外的臺灣醫生都是當地日本政府或團體所招聘，而經總督府許可者，若非經此程序獨自前往，醫生資格即發生問題。如果要臺灣醫生參加當地的醫師考試有其困難性，且若未能考取，不僅大傷自尊，也使國譽受損。有鑒於此困境，臺灣醫學校校長高木友枝乃向臺灣總督府提出建議，他說明臺灣醫學校在醫學科目及程度與日本內地醫學專校學科相同，只在普通預備教育的程度難免較低，但若與日本文部省醫術開業考試科目及程度比較，則不僅不遜色，且在基礎醫學科及臨床醫學科實習較為優良。醫學校畢業生的優點還不只此，臺人具有多語言的天份，一般開業醫也受日臺人的信賴與尊敬，在擔任公醫時不僅稱職且功績顯著，因此應向馬來聯邦政府、英領新加坡政府交涉，使承認臺灣醫生學籍，能為橡膠園所屬醫生或醫生助手，對同屬日本的關東州則應承認臺灣醫師與內務省許可醫師有同樣的資格。(18)

臺灣總督府乃於一九一二年十月同時向拓殖局總裁及關東都督民政長官白仁武(1908.5.15-1917.7.30)行文照會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醫師資格。白仁武基本上不同意臺灣醫師在關東州與內務省許可醫師一樣取得執業資格，但並不反對臺灣醫生到關東州行醫。白仁武主要的理由是關東州中、外人雜居，未來對醫生的資格更難取捨，臺灣醫生的資格只能比照在大連民政署轄區內開業的謝秋涓，以限定執業、區域為限，但一經申請可再核發許可，以類似限地醫⁽¹⁹⁾的方式辦理。至於日本與荷蘭，雙方以互相承認彼此的醫師資格為條件，臺灣醫師可在蘭領東印度、荷人可在臺灣開業收場。⁽²⁰⁾

(二)滿洲醫師的資格

一九一一年日本南滿醫學堂成立，依法定為專門學校，一九二二年改為滿洲醫科大學，設有大學預科、大學別科，別科在一九二五年改為專門部。專門部學

(18)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元年十五年保存，三卷三門十類，「醫學校醫師資格具申」。

(19) 所謂限地醫係指非正式醫學校畢業的醫生，因特殊情形另定於山間僻遠地方，尚無本則所定資格，亦得審查其技術，限以地域、期間而暫准執行醫務，稱為限地醫。見李騰嶽，《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衛生篇(一)》(臺北：臺灣省文獻會，1952-1962)，頁64-66。

(20)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元年十五年保存，三卷三門十類，「醫學校醫師資格ノ義二体照會」。

生以滿洲籍（滿洲國）、中國籍（包括汪政權以及其他傀儡政權）為主，給予免學費的優待，但有服務的年限。專門部的畢業生是否具有開業資格，也曾引起一番討論，以致於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先行中止專門部的招生工作，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才依新學則重新招募專門部學生。主要是這時已解決了專門部畢業生的資格認定，准予在外開業。⁽²¹⁾之所以放寬限制，乃是滿洲醫療人員不足所致；而滿洲國的醫療及防疫工作更是刻不容緩，尤其上述工作不僅在城市進行，也需普及於鄉間。一九三三年優待辦法有了修訂，此即專門部學生的學費減半，但到一九三八年則完全取消。⁽²²⁾既然取消優待，就意味著畢業後即可自行開業。臺灣人冒籍入專門部就讀的不少，還有因此而被取消學籍者。⁽²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滿洲國「醫師法」公佈，於翌年三月一日開始實施。「醫師法」共十六條，第一條規定醫生的資格有三：一、在官公立醫學校或文教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所指定之私立醫學校畢業者；二、醫師考試及格者；三、在外國醫學校畢業或在外國受醫師之認可於命令之規定者。⁽²⁴⁾由於醫生的人數仍不足，因此「主管部大臣不拘第一條之規定得暫時限地域或期間與以醫師之認許」，且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醫師法」實施前已得到官方認可的西醫術診療者「視為依本法已受醫師之認許者。」⁽²⁵⁾

依「醫師法施行規則」第一條規定，欲申請醫師認許者，須填具其籍貫、住所、姓名、男女別、生年月日之申請書向民政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提出，經認可後即登錄在醫師名簿上。登錄的內容有：1. 登錄號數及登錄年月日；2. 籍貫（外國人則包括國籍、姓名、男女別及生年月日）；3. 據「醫師法」第一條之規定而認許者，其適合該條各款之一之資格及其資格取得之年月日；4. 據「醫師法附則」第二項之規定而認許者，其適合該條各款之一之資格及其資格取得的年月日；5.

(21)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奉天：滿洲醫科大學，1941），頁6。

(22) 同上註，頁9。

(23) 如1935年魏木源的案子，他是彰化人，但進入專門部時以中華民國河北省密縣廣泰益做為申請的戶籍，第二年被發現，而在1935年5月18日依教授會的決議予以除籍，見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116-1「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年五月至十四年五月休學及退學ノ件」，頁40，學內庶第147號，魏木源。

(24)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康德3年8、9月，頁111-112。醫師法施行規則頒佈於康德4年1月7日，《偽滿洲國政府公報》，康德4年1月，頁83-87。此政府公報原無「偽」字，日後影印再版所加，因引用影印本，故加「偽」字。

(25)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805號，康德3年11月26日，頁323，敕令第168號，「漢醫法」。

據「醫師法附則」第三項之規定而取得醫師資格者，其事由並從前之認許官署；6. 認許之取消及醫業之停止並其事由期間及年月日；7. 認許證之補發並事由及年月日；8. 撤消之事由及年月日。⁽²⁶⁾

除了「醫師法」外，也發佈「漢醫法」，對漢醫做有效的規範，⁽²⁷⁾一九三七年發佈「齒科醫師法及其施行細則」（五月五日）、⁽²⁸⁾「藥劑師法」（七月十五日）及其施行規則（九月十三日）。⁽²⁹⁾

至於依「醫師法」第一條第二款的醫師考試之「醫師考試令」則發佈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此項業務為民政部大臣所掌管，考試時由考試委員會舉行，並由民政部高等官任之，每年舉辦考試一次。考試分三部舉行，第一部考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藥物學；第二部考內科學、防疫學（含消毒法）、外科學、產婦人科學；第三部考內科學（內含調劑法）、外科學（內含花柳病）、產婦人科學、眼科學。以上第一、二部為筆試，第三部為臨場考試，三部依序進行，「非經第一部考試合格者不得受第二部試，非經二部合格者不得受第三部考試。」⁽³⁰⁾

臺灣醫生有二個人通過滿洲國醫生考試及格，一是李天受，高雄縣人，考試及格後，被滿洲國政府派在赤十字社診療所任醫生；⁽³¹⁾張依仁，花蓮縣人，曾任阜新炭礦病院小兒科醫師；⁽³²⁾至於南投縣人張傳益，在一九四二年第六次醫師考試及格第一部，⁽³³⁾是否完成二、三部考試，史料不足徵。另一人為鄭順發，醫師考試及格，他在滿洲曾與一些朝鮮人一起開醫院，唯未能斷定是否在滿洲考試，取得醫師資格。⁽³⁴⁾

(26)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836 號，康德 5 年 1 月 7 日，頁 83-85。

(27)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805 號，康德 3 年 10、11 月，頁 323-324；康德 4 年 1 月 7 日，頁 87-89。

(28)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康德 4 年 4 月 15 日，頁 263-265；康德 4 年 5 月 5 日，頁 59-62。

(29)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康德 4 年 7 月 15 日，頁 344-346。

(30)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884 號，康德 4 年 3 月 13 日，頁 257-258。

(31)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1954），頁 265。

(32) 同上註，頁 21。

(33)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511 號，康德 9 年 10 月 2 日，頁 22。

(34) 林德政，〈日據時代臺灣人之海外經驗：以《安南區志》為例〉，收於王明蓀主編，《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會，1999），頁 81。

(三)臺灣醫生在滿洲開業的原因

滿洲國是日人泡製的傀儡政權，日本籍人赴滿洲者不少，臺人鑑於滿洲地大物博、充滿生機、工作機會多，因此在滿洲國成立前後前往者更多。臺灣醫生何以遠到滿洲去行醫？以下分幾個因素探討。

1. 在滿洲接受醫學教育而留在當地執業：臺灣民間俗語說賺錢的行業，第一賣冰，第二醫生。醫生在殖民時代是個較少受政府束縛又能累積財富的行業，但臺灣只有一所醫學校，實在不敷所需，於是日本本國及日本在其勢力範圍下設置的醫學校、醫學專門學校、醫科大學，就吸引住臺人的目光。滿洲的滿洲醫科大學其設備及校譽就是以全日本來排名也是數一數二的；而國立的新京、哈爾濱醫科大學，甚至開拓醫學院，因政策所需加強培養醫學生，臺人更是趨之若鶩。據估計約有百餘人就讀滿洲的醫學校，畢業後留在附屬醫院琢磨醫技及做研究工作者不乏其人，另有些人則選擇回臺或在滿洲開業。

2. 受日本長官師友的引荐：臺灣和滿洲國間的官僚互有交替，最值得一提的是內田嘉吉，他在任臺灣總督前為關東長官，⁽³⁵⁾ 石塚英藏總督也曾在一九〇六年九月到一九〇七年四月擔任過關東都督府民政長官。⁽³⁶⁾ 而臺灣軍司令菱刈隆則在任滿後調往滿洲當關東軍司令官，到一九三三年接替武藤信義為關東長官。⁽³⁷⁾ 不只官員，師生、同學間的推荐也不少，故臺人到滿洲不覺唐突。例如，石林玉燦醫生，岡山人，日本大學專門部醫學系畢業，就是在日本同學土岐的介紹下進入哈爾濱的滿鐵醫院工作。⁽³⁸⁾

3. 家族成員或親戚在滿洲居住或就職者：以新京醫科大學畢業的余錫乾為例，其父余逢時，一九〇七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國語科，⁽³⁹⁾ 後回

(35) 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集委員會，《日本近現代史辭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90），頁 877-878，附錄 21，「植民地長官、軍司令官一覽」。

(36) 同上註，頁 878，「關東都督府民政長官，事務總長」。

(37) 同上註，頁 877-878，「臺灣軍司令官，關東總督、都督、長官および特命全權大使」。

(38)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侯金魚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87。

(39) 不著撰人，《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臺北師範學校創立 30 周年記念祝賀會，1926 年 10 月），頁 125。

泰山公學校教書，是臺灣人中第二個拿到教諭執照者。⁽⁴⁰⁾以後經朋友介紹任辜顯榮的總管家，並為辜的隨行通譯，在一九二五年到過滿洲。⁽⁴¹⁾離開辜家後，余逢時選擇礦業，經營同源炭礦株式會社，後因經營不順，在關東長官植田謙吉的建議下到滿洲發展，一九三三年初到滿洲國任少將軍階，參與地方靖安工作，卒升至第二軍參謀長。⁽⁴²⁾一九三八年入產業部礦工司任事務官。⁽⁴³⁾父親既然已在滿洲，余錫乾乃到滿洲新京醫科大學就讀，畢業後到滿洲電電病院擔任內科醫師。⁽⁴⁴⁾余的表哥林元晃也在一九三七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⁴⁵⁾

4. 對日本統治抱不滿或對祖國有憧憬者：以簡仁南醫師為例，他畢業於臺北醫學校，曾是臺灣文化協會的重要會員，也是「新臺灣聯盟」的普通會員，同時也是被禁止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理事，⁽⁴⁶⁾他出走大連與其不滿臺灣總督府對臺統治有關。⁽⁴⁷⁾翁通逢醫生去滿洲則是「對日本失望，思想上反日，比較傾向自己的祖國與民族」。⁽⁴⁸⁾

5. 因日本時局危險前往滿洲躲避：畢業於東洋醫學專門學校的翁通逢醫生，在日本需面對美機轟炸的危險，要回臺灣，又因海上船隻不斷被擊沈，在進退失據之際，才在一九四四年前往滿洲；⁽⁴⁹⁾林錦文、林黃素華這對夫妻，一個是醫生，一個是藥劑師，因為東京危險，乃參加開拓團前往滿洲以避禍，這時已是一九四

(40) 林進發，《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頁 68-69。文中稱余逢時在 18 歲時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並不正確。

(41) 日本外交史料館藏，4,3,2,2-2「不逞團關係雜件 臺灣人ノ部」，大正 14 年 6 月 8 日關東廳警務局長，「臺灣人有力者一行來往」。

(42)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余錫乾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9-30。

(43) 高橋勇八，《滿洲商工名鑑》（大連：大陸出版協會，1938），頁 41。

(44) 不著撰人，《新京醫科大學主泉會名簿》（大阪：新京醫科大學主泉會本部，1993），頁 61；〈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1946 年 1 月 28 日；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51，「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十二年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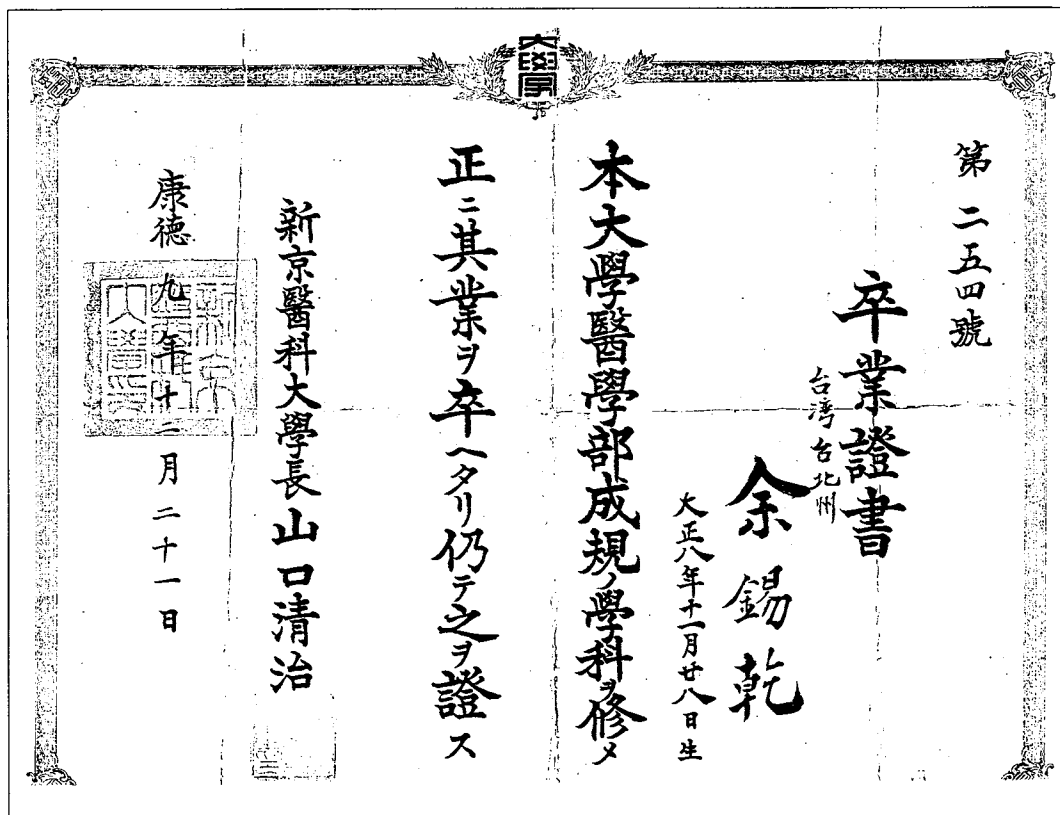
(45)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 170。

(46) 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活動》（臺北：稻香出版社，1988），頁 285，〈文化協會會員與各種結社的關係〉。

(47) 據郭璋，〈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一文中指出，簡仁南係被開除公職，而流亡大連，簡仁南仁和醫院藥房有地下工作者，而醫院 X 光技師黃再傳受其影響，多方採購醫藥用品支援山東八路軍，親自押運前往時被捕，經多方營救，半年才獲釋。

(48)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逢先生訪問紀錄〉。原稿有，出版時受訪者刪除。

(49)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01。



余錫乾於1942年畢業於新京醫科大學的畢業證書

五年的六、七月間。(50)

(四)滿洲地區的衛生保健

滿洲當地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在二十世紀初期一般衛生狀況並不良好，公共衛生的觀念也不普及，時有傳染病發生。一九二二年國際聯盟衛生委員日本籍委員富嶋幹之助（1872-1944）以中國東北地方時常發生肺癆、鼠疫，危害甚烈，難以防止，故建議國聯衛生組織介入此事，得到該委員會核准，決定先由調查著手。派到東北的調查人員為英籍之國聯祕書處衛生股副股長懷愛德（F. Norman White），他在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五日起到哈爾濱、瀋陽、大連、牛

(50) 許雪姬訪問、王美雲紀錄，〈林黃淑麗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140-142。林黃淑麗即林黃素華。

莊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他建議在遠東地區設國際傳染病情報局，後來在新加坡設立，開始留意遠東地區的衛生問題。⁽⁵¹⁾

日本在滿洲製造滿洲國後，爲了要改善當地的衛生狀況，以傳染病預防、普及醫療、斷絕鴉片爲三大衛生政策。⁽⁵²⁾ 要達成上述目標主要在建立衛生行政體系及培養醫療人員。

滿洲國未設立前，關東州及鐵道沿線附屬地之衛生保健工作由關東州都督府及滿鐵來擔任。滿洲國成立後爲了改善其衛生狀況，以普及醫療機構、預防傳染病、充實地方衛生行政機關爲目標，中央設民生衛生司，翌年改爲民生保健司，下分醫務、防疫、保健體育三科，統一醫療行政體系。在傳染病預防設施方面，就是充實預防材料，故在新京設立衛生技術廠，製作各種疫苗及家庭用藥；爲了充實地方衛生機關，在全滿洲十六省中有十二省在四年內進行醫師、藥劑師、獸醫的配置，並使該地能做簡單的消化器、傳染病源及簡易的化學實驗；其次是整備衛生法規、頒佈「醫師法」等已如上述。再者將戒鴉片做爲重要目標，故設戒煙所，採逐步停食鴉片的措施。在整備地方衛生機關上尚有一重要工作，即在各縣設一個公醫，設置醫學生養成學校，展開牛痘五年計劃，設置研究風土病的機關。

滿洲國的風土病有三：一是甲狀腺腫，二是カシンベック氏病。先是，在一八四九年於黑龍江上流トランスバイカル地方發現，而後在滿洲醫大的高森時雄教授的調查下，了解此病都分布在東半部，其症狀主要是四肢各關節腫脹畸形，在五歲前後發病，先是發熱，但沒有局部炎症化，慢慢地關節畸形，終生難以回復，指頭會變短，並彎曲，而且身體發育停止，而被稱爲侏儒的不少。一般發生在山岳尚未開發的地區，致病的原因可能和地方性的飲水及營養有關。⁽⁵³⁾ 三是克山病，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間，在龍江省克山張雲屯這個部落連續有幾個女子突然死去，最初懷疑是得了鼠疫，以後判明並非如此。一九三六年民政部在

(51) 張力，《國際合作在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頁 70-72。

(52)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東京：財團法人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頁 1180。

(53) 同上註，頁 1200，「各論」。

龍江省設調查委員會，設臨床、病理、衛生三班，共同調查的結果乃知是一種心筋病患，其原因是由炕洩出的一氧化碳所導致慢性中毒，而後經家屋改善後才減少了病患。(54)

除了風土病外，鼠疫、霍亂、回歸熱、波狀熱、阿米巴痢疾等病也常在滿洲國政府衛生部門的警戒之中。(55)

在醫療人員的培育方面，鑒於東北地區以漢醫占絕大比例，西醫及新式的醫院少，且都偏設在都市，鄉下地區缺少醫療資源，為彌補這些缺憾，做了以下措施：

1. 醫育機關的設置：除了滿洲醫科大學外，一九三八年五月設立新京醫科大學、(56) 哈爾濱醫科大學，(57) 一九四〇年設立了佳木斯醫科大學，這三所學校畢業生，一畢業就取得日本醫生執照。此外尚有盛京醫科大學。(58) 在開拓醫學院系統方面，一九四〇年六月在哈爾濱、齊齊哈爾、龍井三地設開拓醫學院，以後哈爾濱開拓醫院移往北安，改稱北安開拓醫院，主要是培養限地醫，每年培養五十名，只施以二年間的臨床醫學。除訓練公醫的開拓醫院外，也有特別為蒙古地方醫學人材培育而設的興安醫院，一九四二年設於興安南省的王爺廟，以後在東安省、錦州省也設養成限地醫的省立醫學院。

牙醫方面，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有哈爾濱第一、第二齒科醫學校，這是俄人所設的私立學校。一九三八年第一齒科醫學校廢校，第二齒科醫學校就吸收第一，改名為哈爾濱齒科學院，修業年限三年，一九三九年為財團法人哈爾濱醫科大學所接收，成為附設的齒科學院，一九四〇年一月該校改為國立哈爾濱醫科大學，齒科醫學院改為齒科部。(59)

2. 醫療機關：滿洲的醫療體系可分為五：一是福民診療所，是自一九三三年

(54) 中溝新一編輯，《滿洲年鑑》四，頁40-404。

(55)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頁1200。

(56) 此大學原為吉林國立醫院附屬醫學校，1937年4月遷往新京，至是升格，由山口清治任校長。同上註，頁1194。

(57) 原為哈爾濱醫科專門學校，1939年升格為醫科大學，由植村秀一任校長。同上註，頁1194。

(58) 1882年英國蘇格蘭聯合プレスビアン教會的傳道醫師デカルト・クリステイ在牛莊上岸後開始傳道並從事醫療工作。翌年遷到奉天（瀋陽），決定在此做為新教的佈教醫療地。後來為培養中國人醫師而設立盛京醫學專門學校。同上註，頁1189、1194。

(59) 同上註，頁1193-1194。

起以發行福民獎券所得加以建設的醫院，設有公醫，全滿洲約有一百三十所；二是國立醫院，一九三四年設有吉林、哈爾濱、承德醫院，一九三七年設延吉醫院，一九三九年在鐵嶺縣松山設有癩療養所；三是公立醫院，有哈爾濱市立醫院、新京特別市立醫院，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移給滿洲國，連帶滿鐵將部分醫院交由政府經營：新京、奉天、撫順三個傳染病院，新京、撫順、鞍山三婦人醫院，關東局也將新京保健所移給政府，於一九四〇年底以後國立醫院改爲公立醫院，公立醫院由民生部掌管，到一九四四年公立醫院數約有一百四十九所。四爲滿鐵醫院，是滿鐵所經營的，到一九四四年共有四十五座醫院；五爲滿洲國赤十字醫療設施：紅十字會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設立，接著設立十一個滿洲赤十字醫療設施。

除上述外，也有不少開業醫院，至於無醫地區則派遣巡回診療班，予以治療或免費送給家庭常備藥。舉例而言，滿洲醫科大學往往利用暑假組織巡回診療班到滿洲、內蒙古的偏僻地方施療（自一九二三年起到一九三一年止），頗有成效。⁽⁶⁰⁾

3. 醫生數：一九三五年滿洲國會調查全滿洲的西醫及漢醫數，西醫一共有二、四九七人，漢醫有一〇、三一七人，共一二、八一四人，每一萬人有西醫 0.8 人，漢醫 3.3 人，⁽⁶¹⁾ 可見滿洲醫生（尤其西醫）嚴重不足，到一九三七年漢人醫生二千一百三十人，限地開業醫八百三十名，漢醫則有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名，牙醫三百八十二名，藥劑師六百七十八名，⁽⁶²⁾ 有所改善。由於在滿洲本地培養的醫生數不足，就給了臺灣醫生很大的空間。

三、早期到滿洲的臺灣醫生

到滿洲的臺灣醫生前後有多少人？如果將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的臺人醫生都算在內（其中有部分未在滿洲行醫），則前後有二百一十二人，如果包括牙醫十二

(60)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頁 1190、1193-1194。

(61) 同上註，頁 1190。

(62) 本數據參考 1943 年出版的《滿洲帝國概覽》，但書中是康德四年的數據。滿洲事情案內所編纂，《滿洲帝國概覽》（滿洲：滿洲事情案內所，1942），頁 130。

人、獸醫七人，則共有二百三十一人（見表），佔已知去滿洲者名單中的三分之一強，其比例相當高。

所謂早期指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滿洲國成立之前，由於之前東北地區並非全為日本人的勢力範圍，因此比起滿洲國成立後到的醫生少。儘管如此，早期到的醫生及其發展仍值得介紹。

(一)最早到滿洲的謝唐山

謝唐山，一八八二年生，臺北醫學校第三屆畢業生。⁽⁶³⁾一九〇四年畢業後入臺北醫院當醫務助手。一九〇八年應關東州等地日本官衙及團體的招聘，且經臺灣總督府許可而前往大隈重信經營的營口同仁醫院服務。當時的醫生採申請許可制，屆期仍需重新提出申請。謝在營口一年九個月即辭職回臺，入林本源博愛醫院。⁽⁶⁴⁾謝汝銓對同宗謝唐山自滿洲歸來有一詩敘之，題為「謝唐山宗親」：

南滿歸來稔世情，醫科虛扁有賢聲，德門後起看多秀，男女雙胎各學生。⁽⁶⁵⁾

謝唐山家還有「四代景福」的美譽。⁽⁶⁶⁾其妻為李春生孫女李如玉。

(二)豐原謝氏兩兄弟往大連、奉天

謝氏兄弟即謝秋涓與謝秋濤，父謝道隆。乙未之役丘逢甲奉臺灣巡撫唐景崧之命招募誠信十營義軍，計五千人，謝道隆為丘之表弟，遂為誠字正中營之長，因之帶兵北上。無何，日軍登陸，義軍瓦解，乃與丘逢甲回廣東。⁽⁶⁷⁾後見時勢已定，謝乃回潭子開中藥鋪，兼任豐原公學校學務委員。有子六，長謝春池，次為

(63)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1992），頁1。

(64)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昭和九年版），頁86。

(65) 謝汝銓，《雪漁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臺灣先賢詩文集叢刊》第2輯），頁76。

(66) 莊永明，《臺灣醫療史》，頁291。所謂四代景福，指其次子伯潛、參子伯澤兩雙胞胎及五子伯淵都是臺大醫學院博士。次子伯潛之子豐舟為臺大醫學院婦產科教授，豐舟之甥女蔡宜蓉亦畢業於臺大醫學院，四代人均有人畢業於臺大醫學院，故稱之。見王河盛等纂修，《臺東縣史·人物篇》（臺東：臺東縣政府，2001），頁82。

(67) 張麗俊，〈張氏族譜〉，未刊本。按張麗俊自1890年起即拜謝道隆為師，張、謝兩家交情甚密。

秋涓，四為秋濤，末子為秋汀，⁽⁶⁸⁾ 三子均有滿洲經驗。謝秋涓為臺北醫學校第七屆畢業（一九〇八年），⁽⁶⁹⁾ 而謝秋濤畢業於同校第十一屆。⁽⁷⁰⁾ 謝秋涓畢業後於翌年（一九〇九年）到大連醫院就職，⁽⁷¹⁾ 他在大連醫院一直未與家中聯繫，⁽⁷²⁾ 一九一一年六月第一次回臺探親。⁽⁷³⁾ 以後他在奉天省衛生官醫院任醫官，精於外科手術，「尤能立辨症候著手奏功，百治無一失者」，但因醫院裁員而辭職，乃在奉天大南門設立醫院以己號「百川」名之。⁽⁷⁴⁾

在奉天的經營可能不順，謝秋涓乃在一九一九年前後到達滿洲最北的黑龍江，而於一九二一年十月一日開設百川醫院。⁽⁷⁵⁾ 此醫院位在黑龍江南門外戲園胡同，開業後頗為順利，《盛京時報》不時報導其仁心仁術的片段，如患肺腹之症的高某經西醫調治無效，謝投以新發明的藥，不日痊癒。⁽⁷⁶⁾ 又有人久患氣息之症，屢醫無效，到百川醫院，謝以藥針針灸三次即痊癒。⁽⁷⁷⁾ 有高鳴河因嬉戲之際，右眼誤撞香火，瞳人翳膜突起，淚簌簌莫能仰視，經手術將翳膜拿下乃平復如初。⁽⁷⁸⁾ 由於醫術精明而患者不少，乃於一九二二年禮聘胡季麟做為助手。⁽⁷⁹⁾ 然而好景不常，開業六年的百川醫院因營業不佳擬往別處開業，遂將此醫院賣給胡季麟。⁽⁸⁰⁾ 以後謝秋涓到新京開設百川醫院。

謝娶兩位太太，一為臺人張撰，生文燦、文炫、久子，三人皆是醫生；日本

(68) 三為春停，三歲歿；五為春源，見《謝氏大族譜》，系 103。

(69)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2。

(70) 同上註，頁 4。

(71)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頁 299。明治 42 年 12 月 6 日：「一時全校長三田愛藏君並鳴周……到汽車站送謝秋涓北上，因他欲往滿洲大連灣醫院也。」

(72)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明治 44 年 2 月 10 日。

(73) 同上註，明治 44 年 7 月 6 日。

(74) 《盛京時報》，第 2707 號，民國 4 年 11 月 10 日，第 5 版。

(75) 《盛京時報》，第 4466 號，民國 19 年 9 月 30 日，第 4 版。

(76) 《盛京時報》，第 4676 號，民國 11 年 6 月 18 日，第 5 版。

(77) 《盛京時報》，第 4758 號，民國 11 年 11 月 9 日，第 5 版。

(78) 《盛京時報》，第 5449 號，民國 13 年 12 月 2 日，第 5 版。

(79) 《盛京時報》，第 4822 號，民國 11 年 12 月 9 日，第 5 版。

(80) 《盛京時報》，第 5712 號，民國 14 年 9 月 8 日，第 5 版。

太太生的名文煥、文火，都到東京讀書。(81) 謝秋涓在戰後轉赴北京，沒有回臺，一九四九年過世。(82)

當一九一一年謝秋涓要回大連醫院時，其醫學校的前輩、葫蘆墩人黃炎盛（旭東）(83) 也同往大連醫院，櫟社社友張麗俊爲之賦詩，詩名曰：「贈謝秋涓、黃旭東之大連醫院」七律一首：

乘風破浪去高懸，二子聞雞著祖鞭，北土風光長領略，東都人士暫流連，
神仙有術窮三島，造化生材入九天，他日行旌遼海遠，金宵且共醉籬筵。(84)

按黃旭東能詩，一九〇六年加入櫟社。(85) 黃旭東到大連醫院多久無法得知詳情，但短期停留則屬顯然。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櫟社社友林獻堂欲和黃旭東往遊大陸時，櫟社同人在詹厝園林痴仙之無悶草堂爲祖餞之雅集，(86) 五月四日又宴林獻堂於新盛閣，(87) 但回程黃旭東卻于同年十一月十四日死于東京。(88)

謝秋濤與其兄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線，他未曾開業而入公家機構服務。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八日入東京傳染病研究所，歷任奉天省警官補習所日語及衛生學教官、奉天紅十字會醫學校教員、陸軍二十九師二等軍醫醫院院長兼洮南衛戍醫院院長、東省鐵路護路軍哈滿司令部諮議、黑龍江省官醫院總醫官、吉林省陸軍軍醫院院長兼吉林防疫所所長、吉林陸軍醫務傳習所所長、江蘇省督辦公署軍醫課長、奉軍兵站總督部上校醫官、鎮威上將軍公署諮議、東省兵工廠醫院院長、山海關鐵路醫院院長，滿洲國成立後在是年五月任奉天省公署警務廳衛生科長。(89)

(81) 《謝氏大族譜》，系 103；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389。

(82) 《謝氏大族譜》，系 169；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劉建止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8-19。按劉建止爲謝秋涓的女婿、謝久子之夫。

(83)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1。

(84)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 95、98，明治 44 年 8 月 14 日；19 日張麗俊爲作一詩。

(85)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1。

(86) 同上註，頁 9。

(87)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大正 2 年 5 月 4 日；〈林朝崧日記〉同日，未刊稿。

(88) 傅錫祺，《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頁 5。

(89) 《盛京時報》(晚刊)，第 10616 號，康德 6 年 10 月 31 日，第 2 版；參看《臺灣民報》，第 296 號。據內

一九四五年滿洲國壽命即將告終的四月一日，他任國立醫科大學教授敍簡任二等，給五級俸，派充奉天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長。⁽⁹⁰⁾ 謝秋濤曾得到「盛京時報獎」(後敍)。戰後謝回臺灣，卒年不詳。

(三)來自臺東的名醫孟天成與他的班底

孟天成，臺東廳卑南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三屆畢業(一九〇四年)，⁽⁹¹⁾ 畢業後進入解剖學教室，一九〇七年受聘為解剖學講師，成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中第一位臺灣人教師。一九一〇年他改而從事臨床醫學，擔任皮膚科、齒科醫師，一九一四年受滿鐵大連醫院院長尾見薰提拔，乃辭職⁽⁹²⁾ 前往大連醫院就職。其妻為臺南陳介臣(公醫)之妹。⁽⁹³⁾ 結束在大連醫院的服務後，他轉往小岡子私立宏濟醫院任院長，在一九一七年前後辭職。⁽⁹⁴⁾ 旋在當地(西崗永樂街三十七號)開博愛醫院，專治嗎啡、鴉片、花柳各種症。⁽⁹⁵⁾ 由於其醫術高明，因此在尚未正式開幕，就診者已絡繹於門。⁽⁹⁶⁾

孟天成的醫術也為報紙所揄揚，均稱其就診者絡繹，醫師和藹可親，以濟世活人為職志，藥到病除。如暗娼孫喬因與夫口角，憤而吞下洋火頭及洋油希圖自盡，被送到博愛醫院而救活一命，⁽⁹⁷⁾ 柳樹屯王姓一家八口同患梅毒，孟天成在收費廉價的醫藥下，為其一家治癒。⁽⁹⁸⁾

小岡子博愛醫院在一九一九年在原地改建，其規模在大連地區僅次於滿鐵辦

尾直昌，《滿洲國名士錄》(東京：株式會社人事興信所，1934；第10版)，頁89所載，滿洲國成立後先任奉天省公署事務官，接著任省公署技正，再任警務廳衛生科長。另高橋勇八《滿洲商工名鑑》，頁101。據杜聰明，《回憶錄》，頁76一書中稱，滿洲國成立，原要聘他為新京滿洲國衛生廳長，他不赴任。在任中樸實生活，讀四書五經，實踐舊道德作社會事業。杜聰明，《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1898)。

(90)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3234號，康德12年4月2日，頁18；《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3234號，康德12年4月2日，頁18-19；《偽滿洲國政府公報》，3278號，康德12年5月25日，頁361。

(91)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1。

(92) 林吉崇，《臺大醫學院百年史》(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1997年6月)，頁168。

(93) 《臺灣民報》，第294號，昭和5年1月1日，頁23。

(94) 《盛京時報》，第3284號，民國6年10月14日，第4版。宏濟善堂病院院長由陳章哲繼任。

(95) 《盛京時報》，第3276號，民國6年10月4日，第5版。

(96) 《盛京時報》，第3288號，民國6年10月19日，第5版。

(97) 《盛京時報》，第3291號，民國6年10月23日，第5版。

(98) 《盛京時報》，第3321號，民國6年11月28日，第5版。



孟天成的博愛醫院(郭双富先生提供)

的醫院，⁽⁹⁹⁾於十月十日舉行落成禮，這可說是孟天成在滿洲地區成功的第一步。到一九二三年，即建新醫院四年後，因就診者日多，為便利病患，乃在寺兒溝創設新院，派其妻舅陳英⁽¹⁰⁰⁾主持，再由臺灣聘到郭進木⁽¹⁰¹⁾醫生加入醫療陣容。⁽¹⁰²⁾一九三二年博愛醫院規模更大，由其在《盛京時報》所做的廣告可知，當時以日人日冲飛郎為副院長，其診療服務項目為：健康相談（諮詢）、骨折脫臼、各種肛門病、驗血檢菌、鴉片嗎啡癮治療、（愛克斯）光科、電氣治療、齒科技工、普通分娩、異常分娩。⁽¹⁰³⁾可見博愛醫院已是一家綜合醫院。以後分院亦設院長，由葉

(99) 《臺灣民報》，第 294 號，昭和 5 年 1 月 1 日，頁 23。

(100) 陳英，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 21 屆畢業（1922 年）。見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13。

(101) 郭進木，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九屆畢業生（1910 年）。同上註，頁 3。

(102) 《盛京時報》，第 5129 號，民國 12 年 12 月 19 日，第 5 版。

(103) 《盛京時報》，第 8156 號，大同元年 10 月 8 日，第 3 版。

英生（孟夫人陳氏之外甥）⁽¹⁰⁴⁾擔任，副院長則為葉蔡治。⁽¹⁰⁵⁾此醫院以後除奧町分院如上所述外，還在甘井子設分院，又在大華、聖德街設有門診所，據稱此醫院鼎盛時期，每日門診量到達二、三千人之多。⁽¹⁰⁶⁾曾到過博愛醫院的盧昆山，他未入哈爾濱醫大前曾在博愛醫院實習。他說博愛醫院有三位女醫，分別看內科、兒科、耳鼻喉科，也有一位名洪蘭，專做脾病培養，還有檢驗員。孟夫人陳氏每日親自坐車到醫院管帳。⁽¹⁰⁷⁾

孟天成不僅醫術高明頗有口碑，他也致力養成產婆，在博愛醫院設博愛產科女學堂，其主要目的不僅在解決接生的問題，也是為普及衛生思想起見，凡報名入此女學堂者必須身家清白，具有妥實保人，則予免試，膳宿費均免納。⁽¹⁰⁸⁾其所培養的助產士，在每次關東州助產士考試中均名列前茅，贏得好評，因此博愛醫院附設的助產士學校乃取得官方承諾准予備案，爾後自該校畢業者即有在日本領地行使助產專業的資格。孟天成的助產士班先後為大連、東北、山東、上海等地培養數百名助產士。⁽¹⁰⁹⁾臺灣私人醫院設產婆講習所的有臺人蔡阿信於一九二七年辦理的「臺中清信醫院（產婆講習所）」，⁽¹¹⁰⁾可謂相互輝映。另吳泗輝、蔡綾娟夫婦也在一九三六年成立「臺中產婆講習所」。⁽¹¹¹⁾

他對遼東地區的黑熱病也進行調查，一九二二年八月他由末稍血液與腫大脾臟的鼠蹊淋巴腺發現黑熱病小體口（杜氏利什曼），用脾臟穿刺術於一九三四年發現十二個病例。為了進一步了解遼南黑熱病流行的情況，深入蓋平、熊岳、復縣、周子水等地，步行訪查八十一個偏遠村落，發現一〇一名孩子為黑熱病患者，就其病理解剖、治療都進行研究，指出狗為黑熱病的中間宿主，陸續於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間在《滿洲醫學雜誌》二一、二二、二四卷發表論文，使黑熱病的防

(104) 盧昆山，《七十回憶》（臺南：自刊本，不著撰年），頁 20。

(105) 《盛京時報》，第 8586 號，大同 3 年 1 月 1 日，第 1 版。

(106) 王柏懷，〈孟天成與博愛醫院〉，頁 46；顧明義等，《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 457。

(107)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 19-20。

(108) 《盛京時報》，第 6508 號，民國 17 年 1 月 1 日，第 4 版。

(109) 王柏懷，〈孟天成與博愛醫院〉，頁 47。

(110) 臺中州役所，《臺中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五（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據昭和七年版影印），頁 326-327。

(111)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1993 年 6 月），頁 64-65。

治能更進一步。⁽¹¹²⁾ 一九三六年四月三十日他獲得滿洲醫科大學學位。⁽¹¹³⁾ 據云也因上述論文的貢獻，而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取得日本醫學博士學位，是臺東有史以來第一位醫學博士。⁽¹¹⁴⁾ 另對疫病的治療也特別重視，一九三二年時霍亂流行，某旅店慶源號的客人蔡某之親屬，就診於博愛醫院，未待細檢即搭車離去，孟聞知病人已遠遯，遂驅車尾追，而人已死於車中。孟天成馳到，即施行取便檢驗，斷定為霍亂，立即向派出所報告，進行消毒工作，以免時疫蔓延。⁽¹¹⁵⁾

孟天成在滿洲經營綜合醫院相當成功，在一九三〇年代即賺得三十萬圓左右，唯因信託事件而起危機，幸經由臺灣同鄉的奔走，由危機中復甦。⁽¹¹⁶⁾ 該院「有九臺汽車，一日所走的里程等，有臺灣一週之距離」，而他在大連市繳納的所得稅為全市日本人中第二名。⁽¹¹⁷⁾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孟天成當選為創會的「大連臺灣協會」會長。⁽¹¹⁸⁾

徐銀格，桃園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第十二屆畢業（一九三三），⁽¹¹⁹⁾ 先任臺北赤十字社病院內科醫員二年，再到大連孟天成的醫院擔任內科醫長，一九三七年回臺，在桃園開業。⁽¹²⁰⁾

陳英為孟天成妻弟，其兄陳介臣⁽¹²¹⁾ 亦為醫生。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十一屆畢業（一九二二），畢業後即到姊夫孟天成在東北的博愛醫院任職。⁽¹²²⁾ 一九二三年孟天成在寺兒溝組織分院，陳英乃轉至該分院任職。⁽¹²³⁾ 以後自行在大連開設普愛醫院，一九二六年時因醫院狹小，病床有限，乃遷醫院到浪速町原龍口銀行舊

(112) 顧明義，《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頁 457。

(113)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奉天：滿洲醫科大學，1936），頁 212、463、481-482、494。莊永明稱其以研究內臟萊什曼病享名學界。見莊永明，《臺灣醫療史》，頁 274。

(114) 王河盛等纂修，《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75。

(115) 《盛京時報》，第 8082 號，大同元年 7 月 24 日，第 6 版。

(116) 《臺灣民報》，第 294 號，昭和 5 年 1 月 1 日，頁 23。

(117) 杜聰明，《回憶錄》（1989 年版），頁 62、65、78。

(118) 《盛京時報》，第 11934 號，康德 10 年 7 月 22 日，第 4 版。

(119)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41。

(120)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45。

(121) 陳介臣，1885 年生，臺南人，1907 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和孟天成是同班同學，1931 年畢業於臺北醫專，自是年起在臺南醫院服務。而早在 1910 年起到 1931 年則開業介臣醫院。本田六介，《日本醫籍錄》（東京：醫事時論錄，1940；15 版），頁 60。

(122) 《臺灣民報》，第 295 號，昭和 5 年 1 月 11 日，頁 11。

(123) 《盛京時報》，第 5129 號，民國 12 年 12 月 9 日，第 5 版。

址，其中的設備有內、外、花柳、產婦各科診療室，還備有試驗室、研究室、驗光室、浴室，病房有頭、二、三等，是四層樓建築，是年五月二日遷移；五月三日開始在新醫院展開診療工作。(124)

林龍生，苗栗通霄人，一九三三年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到日本赤十字醫院臺灣支部醫院內科服務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到孟天成的醫院服務，一九三九年回臺在通霄開懷仁醫院。(125)

《盛京時報》在報導大連的醫院時稱，滿鐵醫院在大連大廣場南高地，規模宏大過於北京之協和醫院，還有設於沙河口的分院同壽醫院，此外中國人所建的西醫院則有奧町之普愛醫院、西崗之博愛醫院、仁濟醫院、沙河口的靜波醫院，主持的漢醫亦多名手，(126) 普愛醫院的名聲不差。

曾在博愛醫院的孟夫人外甥葉英生及葉蔡治因無資料無法做進一步的敘述。

戰後，中共於一九四六年控制東北，在大連的臺灣醫生換上長袍馬褂前往迎接，隔天孟天成即因漢奸之嫌而被捕，臺人醫生乃焚去該身裝備，以免被認為與國民黨有關而遭逮捕。孟被捕的原因可能因他的側室是日本女子（原護士）所致。(127) 出獄後孟天成被迫交出醫院，捐給公安總局，六月改名為公安總局醫院，雖是名義上的院長，但個人行動受到限制，院務由他人操控。一九五四年公安醫院移交旅大市衛生局，孟天成被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二一五醫院擔任院長，一九六七年病逝大連，享年八十四歲。(128)

(四)臺南新化人梁宰醫生的傳奇

梁宰，臺南州新化人，為梁道醫生之弟。梁道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三屆（一九一〇）與前所述郭進木同屆。梁宰則畢業於第十一屆（一九一二）與前述謝秋濤同窗。(129) 由於其兄梁道已在故鄉開業，梁宰乃在一九一四年到滿洲發展

(124) 《盛京時報》，第 6023 號，民國 15 年 8 月 5 日，第 4 版。據《臺灣民報》，第 295 號所載，此建築為 4 樓。

(125) 本田六介，《日本醫籍錄》，頁 32。

(126) 《盛京時報》，第 6309 號，民國 16 年 6 月 9 日，附錄(-)。

(127) 許雪姬訪問、紀錄，〈葉彩屏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31。

(128) 王河盛等纂修，《臺東縣史·人物篇》，頁 76。

(129)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3-4。

事業。⁽¹³⁰⁾和孟天成同年到滿洲，梁宰先到滿鐵醫院磨練，並精通地方事情，得到地方人士信任，而後在撫順開設天生醫院。臺灣民眾黨員謝春木的〈新興中國見聞記〉中特別報導梁宰在撫順的情形如下：

梁宰個子不高，圓臉，什麼時候臉上都堆著笑容，不太注重服飾，第一次見到的，會將他看做是鄉村的村長或公學校的校長，但他的頭腦與兄長一樣好。他聽說是個基督徒，和護士及雇用人一起吃飯，喜說笑，被雇用的人也未覺得自己是受雇之人，其司機是朝鮮人，在滿洲，朝鮮人都在日本官憲嚴重的監視下。

一般供職於滿鐵撫順炭礦的工人，都不去滿鐵醫院就診，而轉到天生醫院來，因為滿鐵醫院只對高級社員親切，對勞動者並未十分照顧，而且帶著官僚氣，言語又不通。相對地，梁宰得到工人的信任，當梁宰帶謝春木去參觀滿鐵工人的宿舍時，看見社員都住文化住宅，而工人的住宅，一間四疊大，上面舖著板子，板上蓋著一張蓆子，這間髒房子卻住著八到十人。當工人朋友看到梁宰時都站起來打招呼說：「先生來了！」梁宰笑瞇瞇的，工人也報以笑容。這些工人都是梁宰在照顧他們，工人一天的工錢號稱四十五錢，實則還要扣掉一堆費用的，滿鐵自誇的衛生麵包價十二錢五厘，因此一天賺到的只有三十二錢到三十五錢左右，剩下的日用品又由滿鐵附屬的酒保（雜貨店）供應，結果所賺的錢 99% 又回到滿鐵手中。

梁宰自陳其開業秘訣是榨富濟貧。某次有個工人之妻難產，在夜裡來叫醫生，當醫生用機器分娩法讓產婦順利產下後，工人一面流著高興的眼淚說，先生要收多少醫藥費我不知道，但我只有二圓五十錢，全部給你，不夠的以後再補，且發誓一定會還清。梁宰考慮一下認為他自己有沒有這二圓五十錢明日的的生活不會改變，如果拿了這錢，工人一家明日就麻煩了，乃對工人說，這錢拿去為產婦買點東西，不收任何一文謝禮，可以放心。但若是富人請去，又住了一晚，則向富人要三、四百圓的費用。

梁宰在滿洲也曾遇到馬賊，有個晚上到鄉下出診，回程時被幾個馬賊包圍，梁宰泰然自若地問他們說，你們要什麼？馬賊說你帶的所有東西都要，梁宰答了一聲好後，從手錶開始，錢包、上衣、褲子、襯衫都脫下，馬賊也有點落膽，說

(130)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頁 307。

滿可憐的，褲子和猿股⁽¹³¹⁾可以留下來。梁宰在離開約五十步的距離後，馬賊又回來，似乎要他項上的頭，實在有點擔心。馬賊問梁：你實在是有點怪的客人，你到底是誰呢？梁說我是天生醫院的梁宰，你要什麼到撫順來才給。馬賊都跪了下來，說：「先生對不起，不知道是你很失禮，原諒我們，我們不是一開始就當馬賊的，原來是滿鐵的礦工，那時常給先生帶來麻煩，以後我們被趕出工場，才做這種丟臉的買賣，請原諒我們！」將所有的東西都還不講，怕深夜中還有危險，乃護送梁宰回到撫順市。

梁宰最後告訴謝春木，請他傳話，若有人願意到滿洲來發展，可以介紹來，將給予照顧一直到會說當地話，且設法安排開業地點，但非有很認真工作的決心不可。梁宰表示，各地有不少親友，在中國大官員中也有不少朋友，將會給予辦事上的方便。⁽¹³²⁾

由謝春木的報導，梁宰的形像躍然紙上，他關切工人、較有平等觀念且是榨富濟貧者，在滿洲當地臺灣人間有一定的聲望。在《盛京時報》上偶有鳴謝梁宰醫術精良的報導，如住在千金寨的關恩連之父染痢疾，病勢頗重，延醫亦未能奏效，經人介紹到天生醫院，初診即斷言十天必能痊癒，隨之注射、服藥，兩日內已見功效，六天已好。⁽¹³³⁾ 又有人得花柳病，歷經中外醫士調治四個月而情形更壞，後經梁宰為之注射藥針兼施手術，乃告霍然。⁽¹³⁴⁾ 亦有婦人腹病，延醫無效，經梁投藥數劑即告痊癒。⁽¹³⁵⁾

亦有人月前腦後生一惡疽，疼痛異常，十分危險，經百方調治，未見少差，在接受梁宰治療後十餘天已告痊癒。⁽¹³⁶⁾ 撫順縣署龐濯清因感冒，卻引發頭部腫如麥斗，目封鼻塞，即俗所謂大頭瘟，遍請中醫環治無效，在梁宰診治下告痊。⁽¹³⁷⁾

梁宰的醫院原開在奉天大南門千金寨地區，但在一九二四年日本人規劃撫順

(131) 猿股，さるまた，是外褲內的衛生長褲，臺人俗稱「猴仔褲」。

(132) 謝春木，〈新興中國見聞記〉，收於氏著，《臺灣人は斯く觀る》（東京：龍溪書舍，1974；影印昭和五年版），頁163-168。

(133) 《盛京時報》，第4170號，民國9年9月26日，第1版。

(134) 《盛京時報》，第4148號，民國9年9月2日，第1版。

(135) 《盛京時報》，第4492號，民國10年11月2日，第5版。

(136) 《盛京時報》，第4556號，民國11年1月21日，第5版。

(137) 《盛京時報》，第4970號，民國12年6月10日，第1版。

新市區，梁宰乃在新市區蓋二層樓的醫院，約在一九二八至二九年間蓋好，但因新市區移入者尚少，仍在原址看病，到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左右才遷到新址：東三番町。⁽¹³⁸⁾ 天生醫院也是一家綜合醫院，有內科、外科、小兒科、眼科、皮膚科、花柳科、耳鼻咽喉科及解煙癖等症，還有女醫專門看婦產科。⁽¹³⁹⁾ 其醫院內的醫生以其親戚為多，梁宰慷慨解囊資助年輕人讀醫科大學，如其女婿林昌德及原先雇的五六位助手都是。⁽¹⁴⁰⁾

梁宰在一九三三年入滿洲醫科大學研究，到一九三八年得到博士學位，這五年間每日下午由撫順坐頭等車到滿洲醫科大學學習、研究，其恆心、毅力可以想見。他研究的主題是如何防治條蟲，由於撫順一帶寄生蟲病患非常多，而條蟲又最難治。條蟲一是有鉤條蟲，寄生在豬中；一是無鉤，寄生在牛，另一寄生在鮭魚。但散布於全身的蟲卵不易根治，常常過了幾年還會生長，梁宰在《本草綱目》中發現產自四川的雷丸，其酵素用來破壞條蟲本體，根絕其再生能力，而雷丸沒有副作用。除條蟲論文外，⁽¹⁴¹⁾ 也針對十二指腸鉤蟲病防治做出研究，⁽¹⁴²⁾ 另發表有關滿洲風土病「カシン・ベック」的臨床觀察一文。⁽¹⁴³⁾

梁宰後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病故，享年五十二歲，其天生醫院暫由其侄梁松文接管。⁽¹⁴⁴⁾ 梁宰生前擔任過撫順臺灣同鄉會會長，一年有一次聯誼，曾在梁家辦過臺灣同鄉會。⁽¹⁴⁵⁾

撫順天生醫院可以說是臺灣醫生最多的地方；梁宰的侄媳梁許春菊曾言這家醫院的特色是執業的醫生都是臺灣人。⁽¹⁴⁶⁾ 不只如此，天生醫院醫生還大半是梁家親戚。梁成是梁宰之侄，先赴南滿中學堂就讀，升入滿洲醫科大學豫科一年時，

(138)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 308-309。

(139) 《盛京時報》，第 3482 號，民國 7 年 6 月 16 日，第 1 版。

(140)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 309。

(141)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 495。梁宰，〈一新條蟲驅除藥「雷丸」二就テ〉，《滿洲醫誌》20：1（1936），頁 239。

(142)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 310-311。

(143)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 495。梁宰，〈撫順二見ラレタル「カシン・ベック」氏病ノ臨床の觀察〉，《滿洲醫誌》24：5，頁 997。

(144)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 314。

(145) 同上註，頁 310。

(146)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許春菊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頁 300。

轉讀專門部，一九三四年畢業，⁽¹⁴⁷⁾一九三七年登錄為滿洲國醫生，⁽¹⁴⁸⁾他專攻皮膚科與泌尿科，也研究圓形禿髮症。⁽¹⁴⁹⁾畢業後先任職奉天日本赤十字醫院皮膚科，⁽¹⁵⁰⁾再到梁幸天生醫院主持皮膚科，可惜因病早逝，天生醫院乃代之以羅福嶽。⁽¹⁵¹⁾

羅福嶽，嘉義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第十三屆畢業（一九三四），⁽¹⁵²⁾後取得臺北帝大醫學院研究科醫學博士。⁽¹⁵³⁾曾任日本赤十字社醫員，臺北帝大醫學部研究科研究員、助手。他娶梁道的女兒梁金菊為妻，後赴滿洲，入撫順天生醫院接替梁成皮膚科的工作。⁽¹⁵⁴⁾以後離開天生，自創回生醫院，任院長。⁽¹⁵⁵⁾戰後回臺，在高雄中正路開羅福嶽皮膚科，為南部極負盛名的醫生。

梁松文，一九三九年滿洲醫科大畢業，在該校平山外科教室研究，後入叔父開設的撫順天生醫院任外科主任。⁽¹⁵⁶⁾戰後梁宰過世後，由他暫時接任天生醫院院長。⁽¹⁵⁷⁾回臺後任高雄鐵路醫院外科主任、院長。⁽¹⁵⁸⁾

梁炳元，為梁道長子，他在取得滿洲醫大博士學位後就進入叔父梁宰的天生醫院，主治內科兼看婦產科，接生的技術非常好，後因過度勞累而得肺病，遂離開天生醫院，自己開辦新生醫院以便有時間調養。⁽¹⁵⁹⁾戰後回臺繼父業在新化開業，直到過世。

林昌德，新化人，由於其父林允與梁宰同窗，故自中學起即到滿洲讀中學，

(147)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4「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至十年學籍簿」。

(148)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1369號，康德5年10月29日，頁586。

(149)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518、520-521。

(150) 他雖專攻皮膚科，在滿洲醫科大時也專修解剖學。見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169、176。

(151)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310。

(152)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43。

(153) 東南文化出版社編輯委員會，《南臺灣人物誌》（臺中：東南文化出版社，1956），頁100-101。

(154) 他在一九四二年依法登錄為滿洲國醫師，見《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2665號，康德10年4月17日，頁406；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310。

(155) 東南文化出版社編輯委員會，《南臺灣人物誌》，頁100-101。

(156) 同上註，頁100；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253。

(157)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314。

(158) 東南文化出版社編輯委員會，《南臺灣人物誌》，頁100。

(159)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許春菊女士訪問紀錄〉，頁301-302，許春菊為梁炳元之妻。

而後在梁宰資助之下，一九四一年三月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¹⁶⁰⁾即入天生醫院工作，⁽¹⁶¹⁾娶梁宰女梁金蘭。在滿洲時因過分勞累，得肺病，戰後不久回臺，旋過世。⁽¹⁶²⁾

吳連芳，嘉義縣人，日本東洋醫學院畢業，畢業後赴天生醫院服務，戰後回嘉義竹崎開設同名的天生醫院。⁽¹⁶³⁾

高進紀，滿洲醫科大學一九四一年畢業，畢業後入同校專修微生物學，同年登錄為滿洲醫生。⁽¹⁶⁴⁾由於在學時受天生醫院梁宰醫生的資助，故進入天生醫院服務，回臺後在臺北開天生醫院。⁽¹⁶⁵⁾

楊藏鈺，新化人，一九三七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畢業後即登記為滿洲國醫生。⁽¹⁶⁶⁾先在奉天赤十字社醫院，後來到天生醫院擔任外科醫生。由於楊藏鈺的大嫂與梁家有親戚關係，亦為入天生醫院的動機之一。在天生醫院行醫期間，某日腹痛，醫生同僚有的說是盲腸炎、有的說是傷寒，於是決定請滿鐵的醫生來診查，認定是傷寒傳染病，必須隔離。隔離發現並非傷寒，但要出傳染病棟有一定的手續和時間，這當口，肚子逐漸膨脹，必須開人工肛門，卻又錯開於小腸，難以吸收營養，身體逐漸衰弱，被送往滿洲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醫治，但已回天乏術，一九四〇年因腹膜炎過世，骨灰送回臺灣安葬。⁽¹⁶⁷⁾

劉漢，彰化縣人，東京都興亞醫學館畢業，畢業後曾任撫順天生醫院醫師。回臺後在橋頭村媽祖廟巷開保生醫院。⁽¹⁶⁸⁾

王火炎，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一九四〇年二月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在天生醫院服務。⁽¹⁶⁹⁾回臺後在臺南安定鄉開保安醫院。⁽¹⁷⁰⁾

(160)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309、314。

(161)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2665號，康德10年10月17日，頁407。

(162)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許春菊女士訪問紀錄〉，頁300。

(163)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201。

(164)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2665號，康德10年4月7日，頁403。

(165)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318。

(166)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1369號，康德5年10月29日，頁586。

(167)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楊藏嶽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439-440。楊藏鈺為其五哥。

(168)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140。

(169)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7「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十二年學籍簿」。

(170)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246。

(五)陳章哲的仁濟醫院

陳章哲，彰化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八屆畢業（一九〇九），⁽¹⁷¹⁾ 據說在讀完醫學校後即赴東北，⁽¹⁷²⁾ 一九一七年接替先輩孟天成任職宏濟善堂病院，該善堂總理為郭精義。⁽¹⁷³⁾ 陳氏專攻內科，「故凡患病之人一經陳氏診治，無不手到病除，謂之良醫誰曰不宜。」⁽¹⁷⁴⁾ 以後離開宏濟善病院轉而開仁濟醫院，和孟天成的博愛醫院一樣都在西崗，也是大連規模頗大的醫院。⁽¹⁷⁵⁾ 當時在東北行醫，最大的挑戰是防疫工作，一九二六年疫病流行有侵入大連市區之虞，中華青年會及各學校為防範未然，特請陳章哲與他過去服務的宏濟善堂醫院醫師到校注射防疫針以免遭到傳染。⁽¹⁷⁶⁾ 其醫院中有來自臺灣苗栗的醫生徐葉，一九一二年畢業於臺北醫學校，是第十一屆。⁽¹⁷⁷⁾ 陳章哲大約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因身體衰弱，將醫院讓與徐葉經營；自己在老虎灘買地經營果園，據云已累積二十萬以上的資產，且有不少不動產，可以安心養老，亦有改隸滿洲國國籍的想法。⁽¹⁷⁸⁾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大連臺灣協會成立時，他被聘為顧問。⁽¹⁷⁹⁾

陳章哲的果園名叫仁濟農園，在大連老虎灘十七甲蘋果園，專門栽種蘋果，每年產一百萬個左右，批給大盤商；在錦州的七百甲サントニン藥草園，擁有 1/3 的所有權。梁宰與之有私交，曾在其果園所處的小山上蓋了一間別墅，⁽¹⁸⁰⁾ 杜聰明到大連時，由盧昆山安排參觀活動，也到過陳章哲的別墅。陳章哲還有家屋五十一間，富於資產。⁽¹⁸¹⁾ 陳章哲的女婿王大樹也到東北。王大樹，臺南歸仁人，在錦

(171)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3。

(172)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頁 289。

(173) 《盛京時報》，第 3248 號，民國 6 年 10 月 14 日，第 4 版。

(174) 《盛京時報》，第 3301 號，民國 6 年 11 月 4 日，第 5 版。

(175) 《盛京時報》，第 6309 號，民國 16 年 6 月 9 日，附錄(一)。

(176) 《盛京時報》，第 6054 號，民國 15 年 9 月 5 日，第 5 版。

(177)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4。

(178) 《臺灣民報》，第 295 號，昭和 5 年 1 月 11 日，頁 11。

(179) 《盛京時報》，第 11934 號。

(180) 杜聰明，《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金基金會，1982；再版），頁 77。

(181)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頁 272；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 310。

州開錦生醫院，⁽¹⁸²⁾ 規模很大，⁽¹⁸³⁾ 曾任錦州醫師會會長，⁽¹⁸⁴⁾ 也擔任過錦州臺灣同鄉會會長。⁽¹⁸⁵⁾

戰後陳章哲擔任彰化縣社頭鄉衛生所主任，⁽¹⁸⁶⁾ 並在主任任上退休，過世時九十多歲，有「回憶」一文問世，⁽¹⁸⁷⁾ 可惜截至目前尚未找到。王大樹回臺後在臺南市建國路開設錦生醫院，六十九歲過世。⁽¹⁸⁸⁾

(六)方瑞壁、李晏與侯全成

三人都在大正年間到達滿洲，故一併介紹。

方瑞壁，新竹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一屆（一九一二）畢業。⁽¹⁸⁹⁾ 畢業後任臺北病院婦人科醫務囑託及產婆講師，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到關東廳衛生課任醫務囑託，駐大連市，而於一九二二年回虎尾開業。一九二六年任臺南州醫師會理事，亦曾任公醫、信用組合長、街協議會員。⁽¹⁹⁰⁾

李晏，彰化人，一八九六年生，⁽¹⁹¹⁾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八屆畢業（一九一九）。畢業後到東京北里研究所細菌科為學員兼秦佐八郎教授的助手。以後以臨時防疫醫的身分與北島博士等一行到東三省防疫處去從事防疫工作，再回東京辦《東亞醫學雜誌》，不久又到哈爾濱防疫研究所任細菌部長，旋被拔擢為滿洲里醫院院長，該院有五六十個職員，這時他還未滿三十歲。⁽¹⁹²⁾ 一九二七年他被派赴巴黎大學熱帶病專修科任學員，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在巴黎巴斯德醫學研究所研

(182) 不著撰人，《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校友芳名錄》（臺南：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校友會），頁 29。

(183)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21。

(184) 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會員名簿》（東京：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1978），頁 20。

(185) 許雪姬訪問、紀錄，〈洪智默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186)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119。

(187) 盧昆山，〈作者序〉，收於氏著，《七十回憶》，頁 11。

(188) 有關王大樹的出生時間，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24, 「滿洲醫科大學昭和七年學籍簿」寫出生於 1905 年 3 月 9 日，另一說法是 1904 年 3 月 9 日。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會員名簿》，頁 20。

(189)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4。

(190)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昭和十八年版），頁 380，其日本姓名為三田晃（みたあきら）。

(191) 戶主李與戶籍謄本，李與為李晏兄。

(192) 不著撰人，〈卒業生の活躍狀況を語る座談會〉，收於桑原俊一郎編，《あきら第 52 號彰化第一公學校創立四十周年紀念》（彰化：彰化第一公學校，1938），頁 78-79。

究，⁽¹⁹³⁾ 前後跟隨 Brupt 和 Le yaditi 兩教授研究。據云能到巴黎留學，是當時的張作霖派遣前往，後因張作霖亡故，獎學金無著，幸得 Le yaditi 的協助才能完成學業。在學中被任命為國際聯盟醫學部的視察員，因得以遊學歐洲各國的研究機關。留學中主要的研究主題是〈細菌保養論〉。⁽¹⁹⁴⁾ 李晏自巴黎回後，即到南京衛生署任技正，接著到上海雷斯德醫學研究所任血清股主任。一九三四年二月八日以〈回歸熱スピヘータの一新培養法〉為主論文，得到慶應義塾大學的博士學位。⁽¹⁹⁵⁾ 當時他已改為中華民國籍。戰後並未回臺，一九六七年逝世於上海。

侯全成，臺南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十二屆畢業（一九二三），專攻外科。畢業後到臺北赤十字社醫院任產婦人科醫師，一九二四年到大連任滿鐵醫院外科主任，並從日籍著名胸部外科專家尾見博士學習外科技術。其後向滿鐵建議在沙河口設同壽醫院為分院，專為滿（中）人服務，並曾任該院院長一年，翌年受當時黑龍江省主席吳俊陞之聘，任黑龍江陸軍醫院上校院長，而得晤抗日名將馬占山。侯全成在滿洲前後七年，後因在北京朝陽大學法科讀書的四弟患肋膜炎死亡，經其父催促，遂束裝返臺。回臺後與姊夫高再得合開再生堂醫院。⁽¹⁹⁶⁾

侯全成赴滿洲可能與其岳父邱明山，於一九二二年在鈴木商店的派遣下於九月轉任到大連支店有關。邱擔任輸入部兼華商外交部主任，是當時奉天政權的御用商人，並向北滿、華北一帶大量輸出，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因經濟大恐慌，鈴木商店不得不緊縮業務，而在一九二八年離該店回臺。⁽¹⁹⁷⁾ 邱明山赴東北，與其次女瓊雲、四女寶雲戰後到東北有必然密切的關係。

(七)仁和醫院的創始人簡仁南

簡仁南，臺南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十屆畢業（一九二一），畢業後入日

(193) 李元白即李晏，〈參加革命前後主要經歷（包括學習）〉，1958年9月11日填。李定山提供，按李定山為李晏侄。

(194) 不著撰人，〈卒業生の活躍狀況を語る座談會〉，頁78-79。

(195)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相關資料，李定山提供。

(196) 林藜，《臺灣名人傳》（一）（臺北：新亞出版社，1976），頁78-79。

(197)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1937；昭和十二年版），頁74。邱明山，字克俊，臺南人。

本醫大進修，並在日本鎌倉結婚。⁽¹⁹⁸⁾ 婚後先到大連博愛醫院孟天成處服務數個月，以後入滿鐵大連醫院第一外科，是時候全成在第二外科。以後自行在大連市監部通開設仁和醫院，原本醫院是二樓，病房在對面，後將二樓改為三樓，中有門診室、手術室、處置室、X 光照相室、治療室、暗室、藥局、待合室（候診室）、浴室、地下室（燒鍋爐裝置），二樓病房，三樓住家，應診的人不少。⁽¹⁹⁹⁾ 由於營業良好，一年後即在大山通設立分院，據云一年可以有二萬元的收入，故也購置汽車。⁽²⁰⁰⁾

其醫術高明，以治中國銀行張鴻宇子之病而膾炙人口。張之子年十九歲，自幼患沙淋症，症狀隨年歲而日增，雖在北平延中外名醫診治，只見微效。到一九三二年春天病勢更劇，家人乃昇入仁和醫院，經簡氏診察斷定「膀胱內已有固體性結成塊狀大如雞卵」必須開刀去除。乃由簡與大連醫師一起開刀，手術後住院月餘乃告痊癒，張鴻宇乃送「妙手回春」匾以謝簡之醫術高明。⁽²⁰¹⁾

簡一面行醫一面研究，在下午看完門診後即赴大連醫院研究室繼續研究，⁽²⁰²⁾ 遂取得滿洲醫科大學學位。⁽²⁰³⁾ 當一九二七年大連醫院新築落成，因而召開的新築落成紀念醫學會及第十五回滿洲醫學會總會（五月廿一、廿二日）時，簡仁南也應邀演講，題目是〈對於肺結核與人——氣胸術治療成績〉。⁽²⁰⁴⁾ 一九四〇年以〈動脈硬化症的實驗研究〉為主要論文，取得醫學博士學位。⁽²⁰⁵⁾

簡仁南妻為盧淑賢，原赴日本神戶就讀平安高校，因母親過世而回臺南，編入臺南二高女就讀⁽²⁰⁶⁾（校址即今臺南女中）。盧清池為簡仁南小舅子，九州齒科醫專畢，娶簡仁南之妹，（即臺灣民間所謂的姑嫂換）婚後亦到大連開盧牙科診所，其妻為助產士，也參加接生的工作。盧淑賢的三弟盧昆山，先到仁和醫院 X 光室

(198) 據簡仁南之朋友韓石泉言，婚禮由簡仁南導演一幕愛情試探驚險活劇，逼使盧淑賢女士屈就，馳赴日本。見韓石泉，《六十回憶》（臺南：韓石泉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專輯編印委員會，1966），頁 41。

(199)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 18-21。

(200) 《臺灣民報》，第 295 號，頁 11。

(201) 《盛京時報》，第 8132 號，大同元年 9 月 13 日，第 4 版。

(202)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 19。

(203)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 197。

(204) 《盛京時報》，第 6296 號，民國 16 年 5 月 26 日，第 4 版。

(205) 郭瑋，〈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頁 71。

(206)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 10。

工作三年，後考上哈爾濱醫科大學。(207)

(八)民生醫院院長楊燧人

楊燧人，臺南人，父楊鵬搏為前清秀才，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獲頒紳章。(208) 楊燧人於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旋赴日本醫學專門學校深造，畢業後先在孟天成的博愛醫院任職，後娶華人巨商千金，而到哈爾濱開中華醫院。(209) 他認為大連是最容易發展的地方，故除了鼓勵弟妹前往外，也移居大連浪花町，開民生醫院，院務頗為起色，到戰前為止擁有八、九棟別墅。(210) 戰後出任大連衛生局局長，為中共所捕，關禁二個月才釋放，出獄後與家人逃到營口，(211) 並前往上海觀望，後來當上海軍上校，任海軍醫院院長，以後回到臺灣，本想東山再起，卻患喉癌而於一九五〇年病逝。(212)

(九)溥儀的私人醫生——黃子正

黃子正，臺北人。其父黃烟篆，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一九〇四），先入臺南醫院做臨床學研究，後在臺南廳北門庄任公醫、警察醫，一九二六年到孫傳芳之下當二等軍醫，以後回到瑞芳開業，並任該庄公醫、交通局鐵道部囑託醫、基隆輕鐵會社囑託醫、庄協議會員，方面委員。(213) 黃子正為黃烟篆長子，畢業於臺北醫專。(214) 黃子正原先和堂弟黃樹奎在上海開業，分別負責內外科，一九

(207)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14、21。簡仁南的妹妹畢業於臺南二高女，以後入省立臺南醫院助產科講習所，二年後取得助產士資格。

(208)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293-294。

(209) 《臺灣民報》第295號，頁11。

(210)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許文華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412-413。

(211)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楊蘭洲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頁155-156。

(212)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19。

(213)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121。

(214) 雖《臺灣人士鑑》如此記載，且黃子正妻黃洪潤音也如是說，但《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卻未見黃子正之名，故存疑。據廖毓文（漢臣），〈謝介石與王香禪〉一書頁68中，提到謝介石在任內所提拔的人叫「黃義政」，「原是一個藥劑生，曾在上海開業……偽滿洲國成立後，他遷來長春開業，因為好賭麻雀，不顧病人，生意蕭條，負了一身債務，瀕於破產。某氏不忍旁觀，轉告謝介石，謝介石始薦他去做一個醫官。後來受溥儀的賞識，擢為太醫。」似未畢業於醫學校。又據本田六介編纂，《日本醫籍錄》（東京：醫事時論社，1940；15版），頁19，黃烟象（黃子正父）傳云：「家族男子三人，長男八臺北醫專卒業目下滿洲國宮內府醫務囑託奉職。」似又畢業於臺北醫專。

三一年上海事件後逃往法租界，醫院則已毀於炮火。⁽²¹⁵⁾ 由於黃烟篆與謝介石私交甚篤，乃介紹黃子正往東北發展。⁽²¹⁶⁾ 黃子正到長春開設大同醫院，⁽²¹⁷⁾ 規模不大。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滿洲國建立，謝介石被任命為外交部總長，於是大同醫院成為外交部囑託醫院，這時黃子正也在謝介石推介下成為溥儀聘用的私人醫生。

溥儀曾經要黃子正急救他「博濟慈善會」找來當殿上勤務班、卻因逃跑被責罰個半死的孫博元，但因病已沈重未能救活。⁽²¹⁸⁾ 在溥儀的妃子譚玉齡得病，中醫醫治無效後，黃子正受溥儀之命前往新京市立醫院請小野寺醫生往診，但譚玉齡已回生乏術。⁽²¹⁹⁾

溥儀並不太相信西醫，且自己對中藥也有研究，皇宮內有中藥房，不但會開藥方也能配藥。黃子正起先一面在外開業，一面替溥儀診療，宮中人認為萬一御醫因在外看診，而將病人的細菌帶到皇宮內傳染那就糟了，故醫院在未停止對外營業時，都要先消毒；加上到皇宮看病費時，猶如上下班，還不僅為皇帝一人治病，因此在當了溥儀私人醫生後不久即不再對外行醫。

新京黃家，因黃家夫婦的友善好客，成為在新京臺灣人常去的地方，尤其是戰後，黃家收留了三個建國大學學生一起吃住，直到回臺，建大學生也會利用假日到黃家親睦。⁽²²⁰⁾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蘇軍入侵滿、蘇邊境，由於關東軍主力早已調往南方的戰場，面對蘇聯軍的四路進攻，關東軍司令部決定將主力撤守南滿，固防東邊道防線，放棄新京（長春），將國都遷往通化，皇帝及皇室人員、滿洲國大臣隨之遷往通化。⁽²²¹⁾ 八月十三日溥儀一行坐火車往通化大栗子，十五日昭和天皇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翌日溥儀在大栗子召開御前會議，決定滿洲國解體，皇帝退位，皇

(215) 不著撰人，〈卒業生の活躍狀況を語る座談會〉，頁 81。

(216)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黃洪瓊音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頁 234。

(217) 毓塘，《末代皇帝的二十年——愛新覺羅毓塘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 129。

(218) 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7月），頁 25，〈愛新覺羅·溥儀筆供〉（1954年6月1日）；毓塘，《末代皇帝的二十年》，頁 109。

(219) 毓塘，《末代皇帝的二十年》，頁 29；據溥儀弟妹嵯峨浩稱，當時漢醫斷定得了腸傷寒，但經宮內府御用掛吉岡安直大佐叫來軍醫斷定粟粒結核（結核菌佈滿全身內臟，發生粟粒大結核的症狀）併發腦膜炎，給予注射、投藥，但仍不幸於翌日過世。見愛新覺羅浩，《流轉の王妃の昭和史》（東京：株式會社新潮社，1997），頁 102。

(220) 愛新覺羅浩，《流轉の王妃の昭和史》，頁 235、239、242。

(221) 戴朋久，《皇帝出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頁 8。

帝等一行在日人的安排下前往日本避難。當時溥儀挑選了九個人做為第一梯次前往的成員，此即溥儀的親戚溥傑（弟）、萬嘉熙（五妹夫）、潤麒（三妹夫）、毓嶠、毓塘、毓岳（侄）、趙蔭茂（隨侍）、李國雄（隨侍）、黃子正（私人醫生）。黃子正何以隨溥儀前往大栗子、又何以同往瀋陽？究竟是主動抑被動？如果以合理情況推估，他並非被迫前往。⁽²²²⁾ 據《貴妃到底被誰毒殺——皇帝溥儀與關東軍參謀吉岡之謎》的作者入江曜子指出，她一九九七年末到北京去訪問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金源，金源指出黃子正不是戰犯，卻在獄中被關了十二年，平時的言語、行為中並未顯出仇恨的樣子，對溥儀也常說，在這樣長的時間中能服務皇帝陛下是光榮的。潤麒也說黃子正是個木訥的人，腳不好，一直坐著工作，獄中十二年未曾和黃子正講過話。⁽²²³⁾

且說這九人加上吉岡安直（溥儀御用掛），參議府副議長橋本虎之助及宮內府次長荒井靜雄⁽²²⁴⁾ 一行十二人於十九日由通化分三梯次搭機前往瀋陽以待搭機赴日，不料甫抵機場即遭俄軍逮捕。翌日被送到蘇聯赤塔郊外的莫洛科夫卡，十一月十六日再遷到伯力郊外的紅河子⁽²²⁵⁾（科拉斯那亞列奇卡）。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遷至伯力市內第四十五收容所。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聯將溥儀、偽滿大臣、汪偽領事等戰犯交還中國。本日由伯力出發，八月一日中俄在綏芬河正式移交。八月三日一行人被囚於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年因韓戰爆發，撫順接近中韓邊界，乃將戰犯遷到哈爾濱，住進鐵籠子的囚室中，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才被送回撫順。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黃子正與李國雄、毓嶠、毓塘、毓岳一起獲釋。毓嶠、毓岳、李國雄到北京，毓塘到吉林，黃子正則因家屬早已回臺灣，而兩岸又不通音訊，可以說是無家可歸，那麼他去了那裏？⁽²²⁶⁾ 毓岳說他大約是去

(222) 黃子正雖被溥儀挑上，但仍有拒絕的空間，當時趙蔭茂被選上，但以肚子疼為由而未隨行，因此躲過一厄。見李國雄口述、王慶祥撰寫，《隨侍溥儀紀實》（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頁226。

(223) 入江曜子，《貴妃は毒殺されたか——皇帝溥儀と關東軍參謀吉岡の謎》（東京：新潮社，1998），頁416。

(224) 中央檔案館編，《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頁469，〈吉興筆供〉（1954年12月5日）

(225) 有關溥儀在瀋陽機場被蘇聯逮捕這件事當中，是否為日本人設計將溥儀送到蘇聯手中？據李國雄、毓塘、毓嶠等人的看法是「溥儀是作為日本獻給蘇聯的投降禮物而去瀋陽的。」換言之，蘇聯方面早已自日本手中掌握溥儀的動靜，因此工藤忠認為日本人出賣了溥儀。見戴朋久，《皇帝出獄》，頁343。

(226) 以上細節參閱以下四本書：1. 毓岳，《我跟隨溥儀二十年——末代皇子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頁33-100；2. 毓塘，《末代皇帝的二十年》，頁132-278；3. 愛新覺羅·溥傑著、葉祖孚執筆，

長春，⁽²²⁷⁾毓嶠說他不知所終。⁽²²⁸⁾

事實上黃子正根本夠不上戰犯，第一批被特赦的十三名犯罪分子中根本沒有黃子正的名字，⁽²²⁹⁾他就這樣白白坐了十二年牢！黃子正在牢中染上肺結核，病況有續增的現象，所方顧慮到他無家可歸，乃送他到瀋陽附近的鐵嶺醫院。這是刑務所醫院，專門收容思想改造中發病的病人，他一方面治病，一方面幫犯人看病，不久過世於鐵嶺。⁽²³⁰⁾

黃子正堂弟黃樹奎，一九二八年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他赴新京接手大同醫院，⁽²³¹⁾一九三五年謝介石被任命為滿洲國駐日本第一任大使，他為了參加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也為了替長子謝喆生完婚鄭肇基之女葵葵乃回臺，這時

《溥傑自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頁7-148；4. 李國雄口述、王慶祥撰寫，《隨侍溥儀紀實》，頁229-3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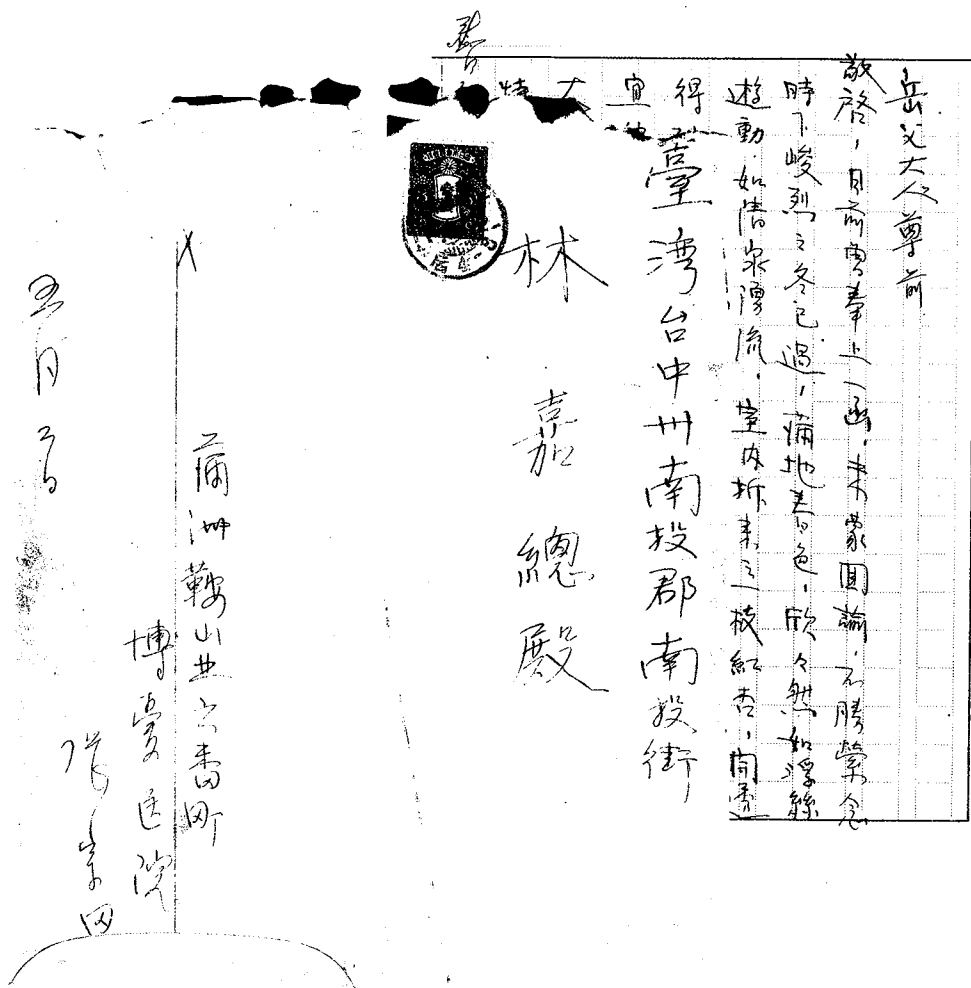
(227) 毓璽，《我跟隨溥儀二十年》，頁100。

(228) 毓嶠，《末代皇帝的二十年》，頁302，毓嶠書中在頁108、302都給黃子正立了小傳，引頁108的傳做為參考：「黃子正不過是溥儀的私人醫生，醫術實在不很高明，偽滿初期在長春開了一所大同醫院，不久就關張了，可能和他的醫術有關。是誰把他介紹給溥儀，我不清楚，我最初看見他到溥儀那裡，像是偷偷摸摸似的，原來就是為了給溥儀注射男性荷爾蒙。注射了有一年多，大概也沒見什麼效力就不注射了，但是黃子正還留在內廷。黃子正那時有五十來歲，矮個子不到一米六，留著蓋口的小鬍子，右下頰有顆痣，痣上長一撮長毛，是臺灣人，會講日語，他的醫道大概也就是在什麼講習所畢業的程度。在溥儀這裏每月給他多少錢，我不知道，他每天晚飯後，也給內廷的人看看小病。白天就到他的同鄉謝介石家中去打麻將。謝是偽滿建國時期的外交部長，當時已經退休在家。黃子正可能是輸了很多的錢，他就騙溥儀，說和朋友一起在黑龍江開什麼牧場，求溥儀賞給他兩萬圓偽滿的『國幣』，那時偽滿的國幣和日元是等值的，兩萬圓是不小的數目，溥儀就如數給了他。1945年溥儀逃亡到大栗子，黃子正也隨著去了。他家裏有一個年紀比較輕的，胖一點的女人據說是他的老婆，另一比較老的，瘦一點的是個阿姨，在家中做飯、洗衣服啦。有人說老阿姨才是他的老婆呢，被那年輕的給頂了。這次黃子正一走，家也不要了。黃子正就是被他會的幾句日語給耽誤了，他想隨著溥儀能到日本去，真是一點政治頭腦也沒有，日本已經戰敗了，誰去得了嗎？結果和溥儀一起被俘虜到了蘇聯，給拘留了五年。送回國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一查他的履歷和偽滿不沾邊兒，就準備放他回家，他的長春那個家早就找不到了。他那時已不會走路了，膝蓋上的關節炎是他早年落下的梅毒犯病了。最後是怎樣的結局，因我們被收入了監獄，就不得而知了。」這中間不無帶著輕蔑，也並不盡正確。頁三〇二中則記載：「正文裏介紹了一些，在我的回憶中，在蘇聯轉移到伯力市內收容所，和我們住在一起了，後來我和溥儀搬到偽大臣那邊去住，黃醫生住在哪裏就沒有印象了。回國後在撫順管理所就要釋放他，他和偽滿洲國沒關係，聽說是找不到他家，我只能說他不知所終。」毓嶠書中照片有「曾經與溥儀關押在本監室的人員」十個人中就有黃子正；除皇帝、李國雄、黃子正外，第十個是郭布羅·榮源是皇后婉容、潤麒之父。

(229) (57)高檢辦字第25號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免于起訴書〉，轉引自李國雄口述、王慶祥撰寫，《隨侍溥儀紀實》，頁306。

(230) 入江曜子，《貴妃は毒殺されたか》，頁417。

(231) 不著撰人，《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南滿會名簿》（臺北：出版地不詳，1941；會誌第6刊），頁7。



張宗田醫師自鞍山致信邀岳丈林嘉總赴滿洲一遊（郭双富先生提供）

黃樹奎以外交部囑託的身分同回臺灣。(232)

此外在滿洲醫科大學就讀者如林伯輝、呂耀堂、戴神庇、謝文燦、王標、戴耀閻、林漢、王大樹等人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畢業，也算是早期就到滿洲，其中呂耀堂在一九二五年畢業後任安東南滿醫院外科醫長，一九二六年轉任到中華撫順

(232) 日本東京國立外交史料館藏，M.2.52 3-43 「各國駐劄帝國大公使任免關係雜纂滿洲國ノ部」，秘警高秘甲第 20307 號，昭和 10 年 10 月 3 日，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石垣倉治，「謝介石滿洲國大使來臺ノ件」。

醫院院長，⁽²³³⁾一九三一年後到滿洲醫科大學眼科教室任副手兼醫員。⁽²³⁴⁾林伯輝不詳，戴神庇畢業後只在同校擔任副手一段短時間，⁽²³⁵⁾謝文燦到父親謝秋涓在黑龍江開的百川醫院，王標畢業後入同校附屬醫院研究，後在奉天開內外科耳鼻喉科醫院。⁽²³⁶⁾戴耀閻、林漢未在滿洲開業，王大樹在錦州開錦生醫院，已如前述。

四、後期在滿洲的臺灣醫生

滿洲國建立後，臺灣醫生赴滿者與日俱增，同時開業地點也不再限於奉天、大連。一般非在滿洲接受醫學教育者，他們初到滿洲，往往先到滿鐵醫院、公立醫院任職；有些則入同鄉的醫院幫忙，在習得滿洲話並弄好人際關係後自行開業；亦有一開始即決定自行開業者，往後再入滿洲醫科大學或他處深造。另一說法是，在大連（是否包括全東北不詳）的中國醫生（包括臺灣籍醫生）與日本醫生的待遇不同，同是醫員補，一九四〇年前後，中國醫生的基本工資每月90円，日本醫生135円，醫員日本醫生225円，中國醫生150円，且日本醫生晉升上比中國醫生容易，由於受到如上的差別待遇與限制，許多臺籍醫生在取得一定的資歷之後，多走上獨立開業的道路。⁽²³⁷⁾本節偏重在後期，主要談自行開業的醫生。

(一)在大連開業者

1. 江塗龍的回生醫院：江塗龍，一九三五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留在母校擔任婦人科教室副手兼醫員。⁽²³⁸⁾一九三七年登錄為滿洲醫生，⁽²³⁹⁾之後在大連開設回生醫院，後遷到南京仍開回生醫院，戰後回到嘉義開業。⁽²⁴⁰⁾

2. 傅元煊的大同醫院：傅元煊，一九二五年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十

(233) 《盛京時報》，第5871號，民國15年3月2日，第5版。

(234)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115。

(235) 興南新聞社，《臺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頁226。

(236) 同上註，頁69。

(237) 郭瑋，〈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頁69。

(238)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38(14)「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年學籍簿」；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157。

(239)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1369號，康德5年10月29日，頁558。

(240)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187。

四屆（一九二五），⁽²⁴¹⁾先在大連醫院第二外科服務，時候全成也在同醫院。⁽²⁴²⁾在此醫院服務時，有畢業於臺南工業學校的高雄美濃人傅慶騰，服務於滿洲電業株式會社，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安裝 boiler wall 的作業中，被由 ash hopper 上方掉下來的 block 砸到頭頂而受重傷，被送至大連醫院第二外科急救，由時任該科主任的傅元煊為其開刀治療，並為介紹該院護士山本ヒサエ為妻。⁽²⁴³⁾傅後來在大連開大同醫院。醫院中另一個醫生是傅祖宗，可能是親戚，畢業於新京醫科大學，畢業後即入大同醫院服務。⁽²⁴⁴⁾

3. 黃禎祥的同愛醫院：黃禎祥，臺南縣人，日本昭和醫學專門學校畢業，曾任省立澎湖病院婦產科主任，後在滿洲登錄為醫生，⁽²⁴⁵⁾曾在大連市自設同愛醫院，後回高雄開業同名的醫院。⁽²⁴⁶⁾

4. 楊德昭的惠仁醫院：楊德昭，鹿港人，日本山口縣多良中學校畢業，入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就讀，一九三八年畢業。⁽²⁴⁷⁾先在滿洲醫科大內科任職，⁽²⁴⁸⁾一九三九年登記為滿洲國醫師，⁽²⁴⁹⁾同年在在大連開惠仁醫院。⁽²⁵⁰⁾

5. 劉萬的仁生醫院：劉萬，彰化花壇人，一九四〇年滿洲醫科大學畢業。畢業後曾在滿洲醫大服務兩年，再在滿洲開仁生醫院，皮膚科。一九四七年回臺，一度任集集鎮衛生所主任，然後自行開業萬全醫院。⁽²⁵¹⁾

6. 徐榮的春華醫院：徐榮，新竹人，一九三〇年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先在臺北病院任職，接著入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一九三三年在大連開

(241)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16。

(242)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頁 289。

(243) 傅慶騰撰、高淑媛譯，〈傅慶騰回憶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558。

(244)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66。傅祖宗的名字並未出現在平成 3 年 10 月編成的《新京醫科大學主泉會名簿》。

(245)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665 號，康德 10 年 4 月 17 日，頁 406。

(246)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406。

(247)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7「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十二年學籍簿」。

(248) 中西利八編，《滿洲人名辭典》（東京都：日本圖書，1989），頁 1314。

(249)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525 號，康德 6 年 5 月 18 日，頁 410。

(250) 中西利八編，《滿洲人名辭典》，頁 1314。

(251)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158；許雪姬訪問、紀錄，〈葉彩屏女士訪問紀錄〉，頁 128-129。葉彩屏為劉萬妻。

業，⁽²⁵²⁾ 名爲春華醫院。⁽²⁵³⁾

7. 王祖堦的同德醫院：王祖堦，臺北人，一九三七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先在同大學內科教室服務，⁽²⁵⁴⁾ 一九三八年登記爲滿洲醫師，⁽²⁵⁵⁾ 而後在大連自行開業同德醫院，回臺後在板橋開設博愛醫院。⁽²⁵⁶⁾

8. 盧清池的盧牙科診所：盧清池，九州齒科大學畢業，娶簡仁南之妹爲妻，婚後在大連開盧牙科診所。⁽²⁵⁷⁾

(二)在奉天及附近行醫者

1. 吳大杉的博愛醫院：吳大杉，安徽中學第一高級中學畢業後，進入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就讀，而在一九三九年畢業。畢業後入醫科大學高森內科、平山外科、稗田病理教室研究，而後在奉天開博愛醫院，可能爲了記念其在東北行醫，回臺後在嘉義開奉天醫院。⁽²⁵⁸⁾

2. 張登財的中山醫院：張登財，嘉義中學畢業後入滿洲醫科大學，畢業於一九四一年，而在同年登錄爲滿洲醫師，⁽²⁵⁹⁾ 在奉天開設中山醫院。⁽²⁶⁰⁾ 戰後患傷寒病腸出血，其中山醫院成爲盧昆山醫師要回臺前暫時任職的地方。⁽²⁶¹⁾

3. 廖泉生的仁愛醫院：廖泉生，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一九三九），曾任日本赤十字社病院皮膚泌尿科醫員，⁽²⁶²⁾ 一九四三年登記爲滿洲醫生。⁽²⁶³⁾ 一九四五年春天，離日本投降不到半年，在奉天市大西門里一心街開仁愛醫院，翌年取得滿洲醫科大學博士學位，是年十二月回到臺灣，以後也在臺中開仁愛醫院。⁽²⁶⁴⁾

(252) 中西利八編，《滿州人名辭典》，頁 1253。

(253) 不著撰人，《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南滿會名簿》，頁 4。

(254)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1「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十二年學籍簿」。

(255)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343 號，康德 5 年 9 月 27 日，頁 603。

(256)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25。

(257)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頁 270。

(258)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189；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 171。

(259)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638 號，康德 10 年 3 月 17 日，頁 491。

(260) 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會員名簿》，頁 34。

(261)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 42。

(262)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93。

(263)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613 號，康德 10 年 2 月 12 日，頁 235。

(264) 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乘願藥師如來——廖泉生回憶錄》（臺中：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2000），頁 1-6、11-25、31、41-43、53、104-107。

4. 開原黃順記的博愛醫院：在奉天開原附屬掏鹿大街，是臺灣醫生黃順記所開設，時為一九三三年。黃順記，一九二九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後入奉天赤十字病院擔任皮膚科醫師，舉凡性病、泌尿、疝氣、膀胱切除等都在診察範圍內，需動手術者亦多，鎮日在開刀房，手術後必須常洗手，但因手感染不能常常浸水，遂轉到小兒科。離開前述醫院後決定自行開業，當時大連已有四、五個臺籍醫生開業，乃決定在鐵嶺以北、四平以南，離撫順較近的開原開業，當時開原人口四、五萬人。

該地傳染病不少，多以蝨子為媒介傳染，回歸熱也多，天花、霍亂、傷寒、赤痢也不少，因此到院應診的有當地人、日本人、朝鮮人，甚至是俄國人。⁽²⁶⁵⁾除了開業外，一九三七年任開原縣戒煙所所長委囑，一九三九年為奉天省檢疫委員。一九四二年四平省長命為四平省檢疫委員；一九四一年博愛醫院被滿洲政府共濟會做為指定醫院。⁽²⁶⁶⁾

任博愛醫院副院長的黃深智是黃順記三弟，一九四一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後，⁽²⁶⁷⁾先在同校附屬小兒科充當醫員，再轉到奉天市立傳染病院小兒科服務；後因兄欲往滿洲醫大修博士學位，乃到開原博愛醫院任副院長。以後到遼北省西安縣縣城自行開業，戰後回臺，在臺中開設仁慈醫院。⁽²⁶⁸⁾黃雅幫是黃順記四弟，畢業於九州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渡滿，在博愛醫院當副院長，以後在鄰縣昌圖站自行開業兩年。戰後回臺，在臺中開設博濟醫院。⁽²⁶⁹⁾

博愛醫院除了黃氏兄弟為主要成員外，還有畢業於九大醫專的施錫卿。

5. 旅順洪頂霖的洪光醫院：洪頂霖，高雄縣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第一屆（一九三七）畢業，⁽²⁷⁰⁾畢業後任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部醫院醫員，以後到旅順開業，戰後回路竹開設洪頂霖診所。⁽²⁷¹⁾

(265)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黃順記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6，頁201-202。

(266)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4「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年至十年學籍簿」。

(267) 黃深智原在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就讀，1935年4月自專門部第二學年考入大學部。見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47「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六年學籍簿」。

(268)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黃順記先生訪問紀錄〉，頁203；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92；黃深智在1942年登記為滿洲醫師，見《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2666號，康德10年4月19日，頁437。

(269)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黃順記先生訪問紀錄〉，頁203。

(270)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55。

(271)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276。

6. 在錦州開業的李德彰：相對於臺灣醫生在大連、瀋陽、旅順、開原開業，李德彰則選擇在錦州開業。李德彰，一九一七年畢業於臺北師範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後在善化公學校執教，⁽²⁷²⁾ 旋升岡子林首任校長。⁽²⁷³⁾ 以後赴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就讀，一九三三年畢業，換言之當醫生的願望在三十六歲那年才實現。畢業後到錦州開錦西醫院，⁽²⁷⁴⁾ 可惜不到五年因多發性筋炎的細菌續發敗血症，卒於滿洲醫科大學附設醫院。⁽²⁷⁵⁾

7. 在本溪湖開業的吳振茂：吳振茂，新竹縣人，一九四一年畢業於新京醫科大學，是二期生，⁽²⁷⁶⁾ 同年登錄為滿洲國醫生，⁽²⁷⁷⁾ 先在西安炭礦病院服務，後到本溪湖開健民醫院。返臺後在新竹湖口開博愛醫院，一九七五年歿。⁽²⁷⁸⁾

8. 在鞍山開業的楊澄海：在鞍山亦有天生醫院，可視為撫順天生醫院的外延。楊澄海，高雄市人，日本愛知醫科大學畢業，曾任愛知醫大勝沼內科副手，⁽²⁷⁹⁾ 娶梁道醫師長女梁金蓮為妻，梁為耳鼻喉科醫師。⁽²⁸⁰⁾ 楊澄海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登錄為滿洲國醫生，⁽²⁸¹⁾ 乃到鞍山開天生醫院，⁽²⁸²⁾ 主要醫治對象應該是鞍山鐵礦工員（當時人口約二十多萬）；楊醫師有自用汽車，護士、司機均為日人，每日患者一百餘人，且要出診二十多次，通常出診在下午四時以後，半夜若不願再出診，病人仍會請警察敲門要求出診。在出診、寫完處方後，翌日領藥。⁽²⁸³⁾ 由於病患多，梁道大媳婦梁許春菊乃介紹盧昆山到鞍山醫院協助看診。⁽²⁸⁴⁾

9. 在瓦房店開業的盧昆山：盧昆山，在臺南二中畢業工作一段時間後，到大連姊夫簡仁南的仁和醫院幫忙，被派到孟天成的博愛醫院學習 X 光操作，後考上

(272) 不著撰人，《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大正 15 年 10 月 20 日，頁 89。

(273) 陳春木，《臺灣地方鄉土誌》（臺北：常民文化事業公司，1998），頁 132。

(274)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4「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年至十年學籍簿」。

(275) 許雲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黃順記先生訪問紀錄〉，頁 204。按黃順記為李德彰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同窗。

(276) 不著撰人，《新京醫科大學圭泉會名簿》，頁 44。

(277)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638 號，頁 488。

(278)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70。

(279) 同上註，頁 273。

(280) 許雲姬訪問、蔡說麗紀錄，〈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頁 276。

(281)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369 號，康德 5 年 10 月 29 日，頁 58。

(282) 許雲姬訪問、蔡說麗紀錄，〈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頁 276。

(283)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 42。

(284) 同上註，頁 40。

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後在梁許春菊（為盧妻之外甥女）介紹下到楊澄海在鞍山的天生醫院任職，因鞍山為工業要地，時有空襲警報，在其三姊（即簡仁南妻盧淑賢）的催促下回到大連，在仁和醫院當醫生，不久空襲又臨到大連，乃疏散到瓦房店開慈愛醫院，為全科醫生（內、小兒、外、皮膚、婦產科），在此面對蘇聯、中共軍、國軍的進入，渡過心驚膽跳的歲月，為怕共產軍到被徵用，乃隻身逃亡瀋陽，搭飛機到北平再轉回臺灣，家屬也設法離開瓦房店，再輾轉回到臺灣。(285)

(三)在四平開業的臺灣醫生

在四平的臺灣開業醫有一位牙科，二個醫科。一是牙醫王桂霖，兩位醫生是楊毓奇與張大長，(286) 唯張大長，事蹟不詳。

1. 牙醫王桂霖：王桂霖，畢業學校不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登記為滿洲國醫生，(287) 他在四平海龍街隆安區開齒科醫院。(288)

2. 楊毓奇的信愛醫院：楊毓奇，鹿港人，臺南長老教會中學校畢業後，(289) 進入臺南神學校，於一九三〇年畢業，之後入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就讀，而在一九三四年畢業，由於畢業成績極優良，故得滿洲醫科大學的滿鐵總裁賞。同年回臺，在馬偕醫院服務，一九三五年辭職。同年到四平街二條通開信愛醫院，(290)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登記為滿洲國醫生，(291) 一九四一年申請入滿洲醫科大學稗田教授病理學教室。(292) 畢業於東京東洋醫專的翁通逢在一九四四年逃避戰爭到滿洲時，也曾服務於信愛醫院一段短時間。(293) 戰後回臺任職彰化基督教醫院，一九五一年任第八任院長。一九五三年在蘭大弼醫生（蘭大衛醫生子）協助下，取得中英基金

(285)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 48-55。

(286)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楊蘭洲先生訪問紀錄〉，頁 147。

(287)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373 號，康德 5 年 11 月 4 日，頁 54。

(288) 滿洲聯合齒科醫學會，《本會所屬各齒科醫師會會員名簿》（新京：滿洲聯合齒科醫學會，1943），頁 24。

(289) 不著撰人，《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校校友芳名錄》，頁 32。

(290)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4 「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年至十年學籍簿」。

(291)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369 號，康德 5 年 10 月 29 日，頁 584。

(292)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119-2 「滿洲醫科大學研究所昭和十年六月至昭和十九年一月入學退學文件」。

(293)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21。

會獎學金赴英國進修，唯不再回臺轉往巴西，⁽²⁹⁴⁾ 後因經濟不佳又遷往美國。⁽²⁹⁵⁾

(四)在新京開業的臺灣醫生

1. 袁錦昌的錦昌醫院：開在新京的錦昌醫院是袁錦昌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業，他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一屆（一九一二）⁽²⁹⁶⁾，先在豐原開回春醫院，⁽²⁹⁷⁾ 但未成功並欠下債務，⁽²⁹⁸⁾ 一度潛往京都轉往廈門，⁽²⁹⁹⁾ 然後欲選擇在上海開業，未能成功，⁽³⁰⁰⁾ 繼而要在浙江省沿海岸設漁業合股公司，亦不成，⁽³⁰¹⁾ 乃在行駛南中國線的郵船蘇州丸上當船醫，⁽³⁰²⁾ 亦無起色，而在一九二四年辭職。⁽³⁰³⁾ 一九二五年起在基隆開業。⁽³⁰⁴⁾ 但一九二八年三月又因醫療用具被扣押而無法行醫。⁽³⁰⁵⁾ 翌年因吸鴉片而為警察所見，⁽³⁰⁶⁾ 已無法在臺行醫。一九三一年初袁錦昌擬往暹羅發展未果，⁽³⁰⁷⁾ 再當盛京丸的船醫，⁽³⁰⁸⁾ 此船航行經過大連，袁氏盱衡情勢，決定到滿洲發展，何況當時豐原人謝秋濤已在滿洲為官，⁽³⁰⁹⁾ 故雖經家人勸阻而其意已

(294) 陳美玲，《百年彰基院史文物史料紀錄》（彰化：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史文物館，2000），頁16、24。

(295)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黃順記先生訪問紀錄〉，頁201。黃順記與楊毓奇為表兄弟。

(296)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4。

(297)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三)，頁353，大正2年4月12日。

(298) 曾向來上海之上海海人借二千七百元；又因與妻舅清連合貸救仁鄉憲（原豐原公醫救仁鄉忠之子）貸地開墾，迨開墾畢要登記時，為救仁鄉憲之母轉賣與他人，雖曾訴訟，但資本已無所歸，大約欠債萬餘。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大正10年2月27日、3月1日。

(299) 同上註，頁337，大正10年2月27日。

(300) 同上註，頁354，大正10年5月1日。

(301)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25，大正12年2月29日。

(302) 同上註，頁88，大正12年2月16日。

(303) 同上註，頁303，大正14年1月18日。

(304) 同上註，頁350，大正14年5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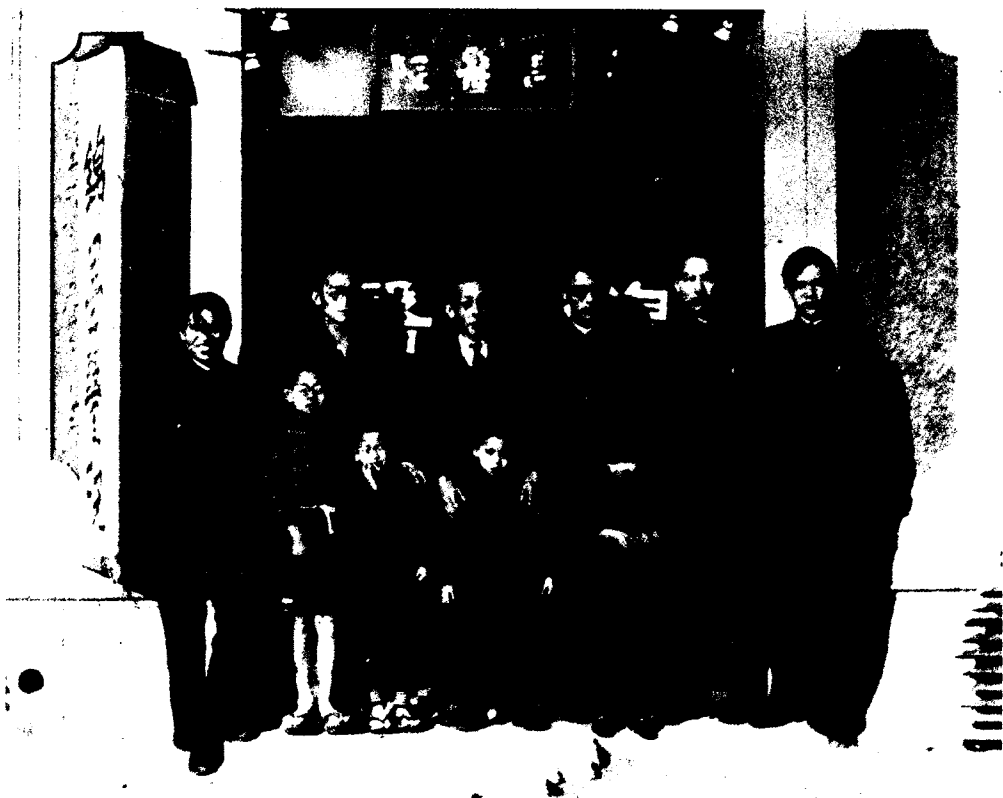
(305)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20，昭和3年3月17日。

(306)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115，昭和4年11月3日。

(307) 同上註，頁317，昭和6年1月16日。

(308) 同上註，頁340，昭和6年3月4日。

(309)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281，昭和8年8月16日。



後排右三：袁樹泉醫生、右二：袁湘昌醫生，攝於長春二道河的錦昌醫院(林更味女士提供)

決，乃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前往新京。⁽³¹⁰⁾ 袁認為要在中國人住宅區開設醫院較為安全，故先在西馬路租屋開錦昌醫院，專治內科；後遷到東三馬路。⁽³¹¹⁾ 由於袁到滿洲，使袁的叔父袁樹泉以限地醫⁽³¹²⁾ 的資格到新京，⁽³¹³⁾ 在二道河開錦昌醫院的分院，與當地人相處良好，在日本投降後照顧不少同鄉。⁽³¹⁴⁾ 袁樹泉之子袁湘昌畢業

(310)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 280，昭和 8 年 8 月 14 日。

(311)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頁 369。

(312) 袁樹泉在〈居住長春臺灣省民簿〉上登載畢業於臺北醫學校，唯其女兒袁櫻雪則稱其父為限地醫，見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葉鳴岡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袁櫻雪為葉鳴岡妻。

(313) 袁樹泉原來反對袁錦昌到滿洲，見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水竹居主人日記》(九)，昭和 8 年 8 月 14 日。袁錦昌的妻舅一家在 1934 年與袁錦昌夫人一起到東北，那時袁已在東北一段時間。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頁 56。袁在 1937 年登錄為醫師，見《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369 號，頁 582。

(314)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陳亭卿先生、夫人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301。

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由於父親與家人在滿洲，乃到滿洲行醫，在二道河錦昌醫院任職七年，⁽³¹⁵⁾戰後回臺任巒大山林場專任醫師，後在水里開湘昌醫院。⁽³¹⁶⁾

袁錦昌在滿洲行醫，畢業於燕京大學的長女碧雯因肺結核過世於錦昌醫院，此事對袁可能是相當嚴重的打擊。⁽³¹⁷⁾當日本投降後，他還介紹翁通楹到二道河滿洲人開的醫院中行醫，⁽³¹⁸⁾然而袁的身體卻因病逐漸消瘦，以致做未歸之人，⁽³¹⁹⁾享年五十歲。他過世後錦昌醫院轉由其女婿游高石主持。游高石，一九四〇年畢業於東京醫學專門學校，⁽³²⁰⁾隨後進入滿鐵鞍山醫院外科服務，而後被該院命入滿洲醫大松本外科研究一年。⁽³²¹⁾妻袁碧霞，畢業於京城齒科醫專，亦在錦昌醫院幫忙。⁽³²²⁾一家人於一九四七年才回臺灣，游高石任彰化縣衛生院第三課長。⁽³²³⁾

2. 謝家的百川醫院：前已提及百川醫院為謝秋涓所開設，先在黑龍江省城戲院胡同開業，後遷往新京東三馬路區，由其兩子謝文燦、謝文炫（均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繼承。⁽³²⁴⁾

以後又設有分院，和袁錦昌的醫院只隔一條街，由其女婿劉建止（外科）及女兒謝久子（婦產科）主持。⁽³²⁵⁾劉建止，一九四〇年畢業，在母校附屬醫院松井外科服務，旋到百川醫院分院行醫。戰後夫妻回到臺灣，在沙鹿開設醫院，目前已退休。另一個在百川醫院服務的醫生則為傅秋煌。⁽³²⁶⁾

3. 張嵩山的真人醫院：在新京除百川、錦昌兩臺人開的醫院外，還有張嵩山在西三馬路開設真人醫院，專治內科。⁽³²⁷⁾張嵩山，一九三四年三月畢業於滿洲醫

(315) 不著撰人，《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南滿會名簿》，頁17；〈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

(316)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158。

(317)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頁384。

(318)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114。

(319) 同上註，頁57。

(320) 不著撰人，《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南滿會名簿》，頁17。

(321)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119-1「滿洲醫科大學研究所昭和17年7月至19年1月入學、退學ノ文件」。

(322)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

(323)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116。

(324) 謝文燦，1926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曾任百川醫院院長。謝文炫，1936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

(325)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16。

(326)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97。傅秋煌畢業於河北省立醫學院，也曾在南京、秦皇島開秋煌醫院。後來在豐原開業。

(327)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

科大學專門部。⁽³²⁸⁾ 其弟張泰山，一九四二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³²⁹⁾ 專攻外科，畢業後進入真人醫院服務。⁽³³⁰⁾ 另一弟張華山在滿洲新京一中豫科後進入滿洲醫科大學，而於一九四五年畢業，⁽³³¹⁾ 沒有戰後的消息。

此外林元晃也在新京開業，⁽³³²⁾ 林清南則於一九四〇年在營口開業，⁽³³³⁾ 孫德芳，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屆（一九一一），⁽³³⁴⁾ 開華實醫院，地點不詳。黃東尚在哈爾濱開齒科醫院，⁽³³⁵⁾ 楊藏德在吉林開業，兩人戰後未回臺。⁽³³⁶⁾ 熊澤東，考試院醫師考試及格，在滿洲開千山醫院，戰後任豐原紡織廠醫生，而後在豐原、東勢開業。⁽³³⁷⁾

(五)一直在滿鐵服務的石林玉燦

高雄岡山人，一九二九年畢業於日本大學專門部醫學系畢業，先在日本甲府市矢島外科病院服務，而後回籍任公醫，一九三六年到滿洲，入哈爾濱鐵路醫院阿什河診療所任主任兼醫員，亦為阿城診療所主任兼醫員，一九三八年六月就任滿鐵哈爾濱醫院德惠診療所主任兼醫員，該診療所位於吉林。⁽³³⁸⁾

五、從事研究教學與進入醫療行政體系的臺灣醫生

並非所有的臺灣醫生都走自行開業或進入公立、私立大型醫院任職之路，還有部分醫生是以研究教學為取向，也有進入醫療行政體系者。以下依序探討。

(328)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 171。

(329) 同上註，頁 190。

(330)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

(331)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128 「滿洲醫科大學民國卅六年畢業生登記表」；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會員名簿》，頁 188。

(332)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9。

(333) 同上註，頁 121。

(334)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3。

(335) 盧昆山著，《七十回憶》，頁 29。

(336)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452。

(337)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108。

(338) 中西利八，《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0），頁 740。

(一)以教學、研究及醫療行政爲主者

1. 章榮熙：章榮熙是首位進入滿洲醫科大學任教的臺人。一九四〇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留任病理學教室任助教及講師，亦任同校附屬醫院外科助教；⁽³³⁹⁾一九四二年登記爲滿洲國醫生，⁽³⁴⁰⁾但未開業。戰後留任改爲瀋陽醫學院（原滿洲醫科大學）的外科副教授。回臺後，在臺大醫學院當教授，與徐千田等人創立臺北醫學院，⁽³⁴¹⁾後在臺北開設章外科醫院。⁽³⁴²⁾

2. 郭松根：臺南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第五屆畢業（一九二六）。⁽³⁴³⁾由於酷愛文學、旅行、音樂，畢業後他到中國及南洋各地遊歷，並選擇在新加坡維多利亞醫院就職，⁽³⁴⁴⁾一九二七年林獻堂父子於五月十五日啓程往歐美旅行時，於五月二十六日抵新加坡，就曾與郭松根會面。⁽³⁴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辭職回臺灣，在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任技手，專攻熱帶衛生學。在這期間他向京都帝國大學提出學位論文〈赤外線ノ衛生學ト研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得到博士學位。⁽³⁴⁶⁾此時正好法國駐日大使館舉辦公費留學法國的醫生選拔考試，共有數百人投考，錄取三人，郭松根是唯一臺人，且拔頭籌，遂於二十九歲赴法國巴黎研究。⁽³⁴⁷⁾

郭松根赴巴黎專攻公共衛生學，兩年後得到法國理學博士學位。法國政府又留他研究兩年，他並利用節餘之公費，用九個月的時間遊遍南北歐國家。回來後任「醫學部副手」，⁽³⁴⁸⁾亦有言他將在歐洲所見各國對日本已發起宣傳抵制日貨之事告訴親友，使臺灣總督府對郭松根頗有忌諱，並予以監視。郭擬由臺北去上海未果，乃到日本賦閒一年，後得京都帝大教授介紹才於一九三九年七月就任新京

(339) 滿洲醫科大學，《滿洲醫科大學一覽》，頁29；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6。

(340)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2665號，康德10年4月17日，頁407。

(341)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134。

(342)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6。

(343)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26。

(344) 臺灣新民報，《臺灣人士鑑》（昭和9年版），頁241。

(345) 許雪姬，〈林獻堂《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年6月），頁2。

(346) 中西利八編，《滿洲人名辭典》，頁813言是1934年得博士學位，而高野義的《臺灣人名辭典》，頁494，言在1933年12月4日得博士學位。

(347) 許及訓，〈醫界怪傑郭松根〉，《旁觀雜誌》3，頁26-27。

(348) 中西利八編，《滿洲人名辭典》，頁813。

醫科大學教授。(349) 一九四〇年他陞敘荐任二等。(350)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他登錄為滿洲國醫師，(351) 但未開業。一九四四年九月，陞敘荐任一等。(352) 他在新京醫科大學教衛生學，頭腦極佳，曾為他學生的葉鳴岡回憶說，每年該校都要種一次樹，但郭往往不參加，有位日本老師知葉也是臺籍，乃要葉往請之，郭的回答是：「我不是來種樹的，我是來研究的。」(353) 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醫學權威二百多人發起組織東亞醫學會，其主要的目的是「應大東亞共榮圈之建設，樹立醫學共榮圈，以謀東亞醫學之研究，應用醫學者之親睦及醫學智識之普及」。二十六日有來自日本、滿洲國、蒙疆、中華民國、泰國、安南等日本勢力範圍下的醫學者齊集於東京大學，舉辦第三十一回日本醫學會，三十一日舉行「東亞醫學會」成立大會。滿洲國派出十人代表團參加，即民生部技監大平得三、新京醫大學長山口清治，衛生技術廠長阿部敏男、滿赤奉天病院長野田九郎、滿洲醫學會會長守中清、治安部醫務科長壽延鼓、民生部醫療資材科長張繼有、哈爾濱市衛生處長閻得闊、哈爾濱市立病院醫官賈連元及新京醫大教授郭松根。(354) 戰後郭松根仍為學校所器重，繼續執教，但在長春的臺人思歸臺之心甚切，成立同鄉會，推選郭松根為臺灣同鄉會會長，主導協助臺灣同鄉返臺事宜。(355)

3. 彭春水：彭春水，新竹人，一九三三年三月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後，進入同大學耳鼻咽喉科教室任副手兼醫員，(356) 旋入哈爾濱軍醫學校任教官，再升為該大學教授兼耳鼻喉科主任，後被派到日本陸軍醫大耳鼻喉科留學兩年。回滿洲後到滿洲陸軍軍醫學校任教官，(357) 亦曾任哈爾濱醫科大學教授，回臺後開設淵明耳鼻咽喉科醫院。(358)

4. 王世恭：王世恭（王洛），臺北市人，畢業於廈門旭瀛書院，後考上臺灣商

(349) 許及訓，〈醫界怪傑郭松根〉。

(350)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922 號，康德 7 年 9 月 21 日，頁 419-420。

(351)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666 號，康德 10 年 4 月 19 日，頁 441。

(352)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3069 號，康德 11 年 9 月 2 日，頁 27。

(353)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50。

(354) 《盛京時報》，第 11456 號，康德 9 年 3 月 20 日，第 5 版。

(355)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翁通達先生訪問紀錄〉，頁 108。

(356)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

(357)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04。彭春水是黃順記的同學。

(358)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58。

工學校就讀，⁽³⁵⁹⁾一九二七年得到旭瀛書院的獎學金到滿洲醫科大學求學。⁽³⁶⁰⁾在校成績優良，畢業時得到滿鐵總裁賞。畢業後在滿洲醫科大學法醫學教室任副手，共研究八年之久。一九三七年他登錄為滿洲國醫師，⁽³⁶¹⁾以後任奉天警察廳衛生科保健股長。⁽³⁶²⁾一九四一年到日本國立公眾衛生院研究，⁽³⁶³⁾翌年回新京任厚生部技正。⁽³⁶⁴⁾他完全是一個研究取向的醫學者，其研究通常在滿洲和中國醫學雜誌用日、中文分別發表，有時也在臺灣醫學雜誌發表。他研究幾個主題，分別是〈肺臟中間物質代謝機能與二、三內分泌腺機能之關係〉、〈大同二年奉天省防疫工作及百斯篤流行狀況〉、⁽³⁶⁵⁾〈中國阿片考〉、⁽³⁶⁶⁾〈滿洲國之鴉片制度，附對於鴉片制度之管見〉、⁽³⁶⁷⁾〈支那阿片考檢拾遺〉、⁽³⁶⁸⁾〈奉天強盜殺人犯罪統計〉、⁽³⁶⁹⁾〈血色素沈降素 (Haemoglobinopraeipitin) 產生ノ爲ノ經膚免疫法ノ一改良〉、⁽³⁷⁰⁾〈關於滿洲三角地帶特其在鳳城縣外小湯溝門子堡之地方病性甲狀腺腫病〉。⁽³⁷¹⁾其用力最深的爲〈關於人血特異的被沈降性質物質之被吸著現象〉共寫了五篇，⁽³⁷²⁾他可說是在滿洲醫學領域發表最多研究論文的臺人醫生。而同時他是一個從事醫學行政的官僚。

(359)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4「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到十年學籍簿」。

(360) 中島利重，《米壽の語り》（東京都：中島利重先生米壽祝會，1984），頁 50-51。

(361)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943 號，康德 4 年 5 月 24 日，頁 434。

(362)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 148。

(363) 《盛京時報》，第 10093 號，康德 7 年 9 月 5 日，第 2 版。

(364)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

(365) 王世恭，〈大同二年奉天省防疫工作及百斯篤流行狀況〉，《東方醫誌》11：1（1933）。另有日文版發表在《臺灣醫學》32：1 及《日本醫學新報》548。

(366) 王世恭，〈中國阿片考〉，《東方醫誌》11：1212。

(367) 王世恭，〈滿洲國之鴉片制度，附對於鴉片制度之管見〉，《東方醫誌》137。

(368) 王世恭，〈支那阿片考檢拾遺〉，《東方醫學》12：2（1934）。日文版登於《滿洲醫誌》22：6。

(369) 王世恭，〈奉天強盜殺人犯罪統計〉，《中外醫誌》1225（1935）。

(370) 王世恭，〈血色素沈降素 (Haemoglobinopraeipitin) 產生ノ爲ノ經膚免疫法ノ一改良〉，《東方醫誌》13：9；日文版刊於《犯罪學》916。

(371) 王世恭，〈關於滿洲三角地帶特其在鳳城縣外小湯溝門子堡之地方病性甲狀腺腫病〉，《東方醫誌》11：9，日文版刊於《同事會》1110、1113（1933）。

(372) 共有五篇，其一：於數種吸著物質之被吸著現象，《東方醫誌》11：3；其二：二、三物理學的或物理化學的影響，《東方醫誌》11：5；其三：對於抽(Extra ktion)出之二三物理學及物理化學的影響，《東方醫誌》11：10；其四：再對於諸種吸著物質之吸著及其抽出之二、三物理學的或物理化學的影響，《東方醫誌》12：6；其五：諸種吸著物質之吸著能，《東方醫誌》14：4。其六：補遺並結論，《東方醫誌》14：5。

5. 吳昌禮：另一位走醫學行政的是吳昌禮，臺北人，一九三四年滿洲醫科大學畢業後，同年入興安西省公署保健科任職，⁽³⁷³⁾ 亦曾入滿洲醫科大學醫院任內科醫員，⁽³⁷⁴⁾ 一度任職奉天市國光戒煙所。⁽³⁷⁵⁾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登錄為醫師，⁽³⁷⁶⁾ 一九四〇年六月任省技佐的他，升省理事官，敘荐任三等，派在興安西省民生廳辦事，⁽³⁷⁷⁾ 一九四二年三月陞至荐任二等，⁽³⁷⁸⁾ 八月任公立醫院醫官，給十級俸，派在吉林省立醫院辦事，⁽³⁷⁹⁾ 一九四四年二月任民生部技正，派在保健司辦事，⁽³⁸⁰⁾ 一九四五年一月任厚生研究所副研究官敘荐任二等，給八級俸。⁽³⁸¹⁾ 戰後同鄉會成立，被選為該會役員。⁽³⁸²⁾

林恩魁在東京帝大醫學部就讀，學業尚未完成即因東京空襲嚴重而逃到滿洲新京，進入厚生省研究所吳昌禮主持的研究室任職員，⁽³⁸³⁾ 戰後回臺前一度也任職衛生技術廠。⁽³⁸⁴⁾

6. 楊金涵：楊金涵，臺南永康人，一九三四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後，先入滿洲醫大婦人科教室，而後就職於奉天市瀋陽看守所醫務科。⁽³⁸⁵⁾ 一九三五年四月任司法部保健技士，旋升司法部屬官保健技佐，一九三九年九月任奉天省衛生廳技佐，⁽³⁸⁶⁾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依法登錄為醫生，⁽³⁸⁷⁾ 翌年技佐敘荐任二等，十一月即辭官。⁽³⁸⁸⁾ 以後事蹟不明，可能回臺。戰後曾任海軍醫院副院長、衛生課長、

(373) 滿蒙資料協會，《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1942），頁 243。

(374)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4。

(375)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4「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年至十年學籍簿」。

(376)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369 號，康德 5 年 10 月 29 日，頁 583。

(377)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1834 號，康德 7 年 6 月 6 日，頁 144-146。

(378)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356 號，康德 9 年 3 月 21 日，頁 311、312。

(379)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478 號，康德 9 年 8 月 9 日，頁 318。

(380)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940 號，康德 11 年 3 月 30 日，頁 482-483。

(381)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3180 號，康德 12 年 1 月 20 日，頁 197。

(382)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徐水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62。

(383)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06。

(384)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

(385)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4「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年至十年學籍簿」。

(386) 滿蒙資料協會，《滿華職員錄》，頁 463。

(387)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665 號，康德 4 年 4 月 10 日，頁 6。

(388)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356 號，康德 9 年 3 月 21 日，頁 312；第 2560 號，康德 9 年 12 月 2 日，頁 6。

戒煙所長，一九四九年十月在故鄉永康開設明德醫院。(389)

除上述諸人外，還有李晏，曾任滿洲里防疫院長，兼任東三省防疫事務處警官。前已敘及，不贅。

(二)得科學盛京賞的臺灣人

盛京時報社為「促進邦家文化、寄與國民福祉起見」，在其創刊三十週年紀念日時設置盛京賞，每年取科學、文藝、體育得獎人士各一名。一九三九年第四屆科學盛京獎頒給了謝秋濤，他因此獲得國幣三百圓的獎金，⁽³⁹⁰⁾當時謝在奉天省公署衛生科長任內。按謝秋濤在一九一四年由東京北里研究所講習會前往滿洲，受張作霖知遇，任命為奉天省衛生廳長，滿洲國成立後，本欲聘為新京滿洲國衛生廳廳長，謝則寧可在地方掌實權，乃續任而不到新京赴任。⁽³⁹¹⁾他個人為求醫學精進，在一九三七年進入滿洲醫科大學研究室做關於麵之研究，及民間臟器療法等。

他之得獎得力於當時滿洲醫科大學學長守中清的推荐，此推荐係於同年十月五日教授會中所做的決定。其推荐的理由是：

右者謝秋濤，民國三年以來歷任在滿諸衛生機構，尤其大同元年五月以還，以奉天省公署衛生科長，從事醫事衛生行政，寄與增進民眾保健之外，兼事研究醫學，發表幾多業績，即以一醫師視之，其功績因極顯著，爰此推荐如左。

滿洲醫科大學

至於其研究業績如下：

1. 原著

- (1)關於甲州增富鑛泉之細菌，《細菌學雜誌》，第二二九號，大正三年發表。
- (2)關於紅麵之研究：關於紅麵之酵素作用，《滿州醫學雜誌》，昭和十四年十

(389) 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249。

(390) 《盛京時報》，第 10616 號，康德 6 年 10 月 31 日，晚刊，第 1 版。同年得到文藝盛京獎的為徐長吉（古丁）賞金二百圓，體育盛京賞則為郭義達，賞品銀杯一個。按徐長吉為國務院總務廳事務官，郭義達曾為滿洲國足球代表選手遠征日本及朝鮮。

(391) 杜聰明，《回憶錄》（1989 年版），頁 76。

月號。

2. 學會演說

(1)關於臟器未經口的輸入實驗的研究：關於正常家兔、豚豚末之經口的輸入時血糖之態度，昭和十四年二月於奉天。

(2)用沃度酸加里之塩嗎爾啡因比色定量法（伊藤氏變法）（共著），昭和十四年二月於奉天。

(3)關於正當及饑餓之左心血及右心血血清沃度酸值，昭和十三年日本法醫學會總會。

(4)紅麵〔麵〕酒精浸出液（Kxtrakt）之正常家兔血糖量、血清沃度酸值及波及血色素量之影響，昭和十三年二月於奉天。⁽³⁹²⁾

十一月四日盛京賞頒獎典禮於盛京時報社樓上舉行，由染谷社長分別頒獎。謝秋濤代表得獎者祝辭，會後並進行座談會。⁽³⁹³⁾

第六屆科學盛京賞再度落到臺灣人手中，此即前提的王洛。王洛自取得醫學博士的頭銜後，任民生部技佐，後在《盛京時報》即刊有其九一八眼之紀念日⁽³⁹⁴⁾前夕發表努力撲滅砂眼的談話。說明滿洲砂眼情況嚴重，國民十之三四被傳染，若傳染盛行可達其半，得病後結膜發紅，表面生有不鮮明之大小顆粒，若不加以治療，則病毒可侵自角膜，而妨害視力。滿洲國也將砂眼的防治編入國民學校教科書，以便將此思想滲入第二代國民腦中。⁽³⁹⁵⁾以後又發表〈百斯篤防疫的重要性〉於報端，並連載七回，⁽³⁹⁶⁾以宣傳防疫的重要性。

一九四一年的盛京時報賞除了科學、文藝、體育外，又加語學盛京賞，鼓勵日本人學滿語，滿洲人學日語，各取五名給予圖書補助費。是年科學獎得獎者王

(392) 《盛京時報》，第 10616 號，康德 6 年 10 月 31 日，晚刊，第 2 版。

(393) 《盛京時報》，第 10620 號，康德 6 年 11 月 5 日，第 2 版。

(394) 所謂眼的紀念日是 1878 年明治天皇巡狩日本北部時到新潟縣，見當地有多數眼病患者，遂在是年 9 月 18 日下賜內帑一千円，由該縣當局謀求治病及預防之方法以免再患，於是九一八日即設有「眼之紀念日」。見《盛京時報》，第 11278 號，康德 8 年 9 月 17 日，綜合版，頁 4。

(395) 《盛京時報》，第 11267 號，康德 8 年 9 月 6 日，綜合版，頁 7。

(396) 《盛京時報》，第 11294 號，康德 8 年 10 月 3 日，綜合版，頁 4；第 11295 號，康德 8 年 10 月 4 日，綜合版，頁 4；第 11296 號，康德 8 年 10 月 5 日，綜合版，頁 4；第 11297 號，康德 8 年 10 月 7 日，綜合版，頁 4；第 11298 號，康德 8 年 10 月 8 日，綜合版，頁 4；第 11299 號，康德 8 年 10 月 9 日，綜合版，頁 4；第 11300 號，康德 8 年 10 月 10 日，綜合版，頁 4。

洛是民生部技佐，主要貢獻是在法醫學和血清學上的成就；文藝獎頒給滿洲雜誌社編輯局次長趙孟原（小松），他以長篇小說《北歸》得獎；體育賞得主為王永芳，他是百公尺與籃球代表選手，任職於銀行。⁽³⁹⁷⁾

科學盛京獎一向由滿洲醫科大學推薦為主，本年度擬荐王洛的理由是：

本人於昭和六年由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卒業，當時以學力並人物優秀曾受表彰，昭和七年被囑託為滿洲醫科大學副手及奉天市立同善堂醫學專門學校教授，從事教育及研究。自昭和八年後服務於瀋陽警察廳，擔當衛生行政，在此期間繼續研究「關於被血液中特異沈降性物質各種吸引力所吸引之現象」以貢獻法醫學及血清學。昭和十三年入滿洲國民生部保健司，致力於防疫行政。除另載之各學術研究論文外，氏近所著關於滿洲國法定傳染病之論文，不獨可助民眾之衛生思想向上，且其志在使滿洲國人醫師再教育，與舊著滿文病理學書，同可謂卓功偉績。茲附該氏履歷書、研究論文及著書目錄而推荐之。⁽³⁹⁸⁾

王洛的研究論文有十篇，⁽³⁹⁹⁾ 著書有兩本，一是《滿洲國法定傳染病教本》、二是《簡明病理學》，都是中文作品。除政府的正式職位外，他曾參加日本醫師國家考試合格，⁽⁴⁰⁰⁾ 一九三四年二月任奉天醫士會顧問；翌年十一月，任奉天醫士講習會學監兼講師；一九三六年七月任奉天市漢藥同業公會附設漢藥成方編纂委員會監督。他得過的榮譽有：

1.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在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就學中蒙遇為特待生。
2. 一九三一年三月畢業時得到銀□賞。

(397) 《盛京時報》，第 11307 號，康德 8 年 10 月 17 日，綜合版，頁 1。

(398) 《盛京時報》，第 11307 號，康德 7 年 10 月 17 日，綜合版，頁 11。

(399) 一、關於被血液中特異沈降性物質各種吸引力所吸引之現象：第一篇：根據抗人血清沈降素之研究（上、中、下）、第二篇根據抗雞血清沈降素之研究（上、下）、第三篇根據抗人血色素之研究（一、二）、第四篇根據抗雞血清沈降素之研究（一、二）、第五篇全研究之要約；二、改良藉血色素沈降素產生而使經膚免疫之一法；三、關於滿洲三角地帶尤以鳳城縣下小湯溝門子堡地方之地方病性甲狀腺腫（第一報、第二報、第三報）；四、奉天鴉片癮者之統計視察；五、奉天市滿人接客業者之赤痢菌者檢索成績；六、對滿人接客業者施行之茲見爾克林皮內反應檢查成績（合著）；七、關於奉天市之強盜殺人事件；八、關於奉天市之漢藥售賣滿鮮之醫學；九、中國鴉片考拾遺。

(400) 通過時為昭和 7 年 6 月，得日本政府第 383 號醫師免許證。

3. 一九三四年三月滿洲國建國功勞章。
4. 一九三四年三月授大典紀念章。
5.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溥儀巡視奉天時，蒙恩賜銀花瓶。
6. 一九三七年四月得奉天市醫士講習會長授感謝狀。
7. 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滿鮮醫學聯合大會蒙受鶴見賞。
8. 一九四〇年受勳七位。⁽⁴⁰¹⁾

王洛得獎後，對往後的防疫工作有一番看法，他認為以培養人材（科學者）為先決問題，國家應與以此種機會而善導之科學化，亦可謂為保健部門之基本。此有賴於國民各個人之自覺不為功。⁽⁴⁰²⁾

王洛在得獎同年代理第一防疫科長，他闡述冬季保健生活法，以預防滿洲冬季常發之病如呼吸器病，而小孩則易患感冒轉肺炎、猩紅熱、白喉，大人則是感冒和肺結核。指出八個冬季生活方法做為保健方法。

由此可見王洛在滿洲的工作，及其對滿洲國防疫事情所做的努力。⁽⁴⁰³⁾

六、醫生世家

陳君愷在《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一文中實證了臺灣醫生的「醫生世家群」，而臺灣醫生不論就收入、服飾、嗜好、婚姻等方面觀之，均具有中流或中流以上的特質；其與「紳士」、「中產階級」等詞，是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中重要的一支。⁽⁴⁰⁴⁾ 書中「醫生世家一覽表」中，是以血緣為主的，自二代乃至三代，包括女兒、或女婿；且不僅醫生，還包括藥學系出身者。如果以此來觀察，曾到滿洲的醫生而被該書列入醫生世家的臺灣醫生有張進通、梁道之長男梁炳元、長女梁金蓮、長女婿羅福嶽、次女梁金蘭、次女婿楊澄海，陳宗惠的長婿楊崑松、

(401) 《盛京時報》，第 11307 號，康德 7 年 10 月 17 日，綜合版，頁 11。

(402) 《盛京時報》，第 11307 號，康德 7 年 10 月 17 日，綜合版，頁 11。

(403) 《盛京時報》，第 11321 號，康德 8 年 11 月 1 日，第 5 版，(上)；第 11328 號，康德 8 年 11 月 8 日，第 5 版，(中)；第 11335 號，康德 8 年 11 月 15 日，第 5 版，(下)。1. 勿畏寒冷，宜行屋外運動 2. 留意屋內換氣 3. 低溫生活 4. 防漏煤煙，使煤全燃 5. 努力防止煤煙 6. 先撒水後掃屋，以防塵埃飛散 7. 新築戶屋待乾遷住 8. 多食水果、蔬菜

(404)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頁 106。

顏振聲的長媳柯明點。

如果以醫生間彼此之親屬關係，以及以醫院開業吸收臺籍同鄉形成一個醫生社群加以分析，應可加強我們對到東北去的醫生多一番認識。

以下特將滿洲的醫生間，不限父子等直系，也兼及旁系及彼此有親戚關係者；或者其親屬有學醫者卻未到滿洲；或其入學時填的親屬中有醫生者都一一列舉（請參閱「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表）：

1. 王大樹為陳章哲醫師之女婿。
2. 王火炎，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畢業，其叔父王漢亭為醫生，住在撫順。⁽⁴⁰⁵⁾
3. 王祖堦之兄王祖派、王祖檀、⁽⁴⁰⁶⁾ 王祖燿，分別是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一屆（一九一一）、第十九屆（一九二〇）、二十二屆（一九二三）畢業生。王祖檀改名王通明，在一九二八年以病理學方面的論文取得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在香港執業，⁽⁴⁰⁷⁾ 為李晏醫師的摯友。
4. 余錫乾的表兄為林元晃，林是余祖母家親戚。⁽⁴⁰⁸⁾
5. 呂耀堂和戴耀閻、戴神庇三人是表兄弟：如果以澎湖瓦硯戴媽功一家而言（見下表），他生有五子二女，長子錦象的長子添成（或成）、五子添曲（天青），次子錦潤的長子戴棟、次子戴神庇，四子錦龍之四子開新（從母姓，姓許），五子錦世之長子耀閻，次女且之子呂耀堂，一共有七個醫生。⁽⁴⁰⁹⁾
6. 周壽源為施義德之姑表表兄，鹿港人，施往讀滿洲醫科大學主要是受其姑表兄周的鼓勵。施義德的岳父王順風也是醫生，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二十屆（一九二一）。⁽⁴¹⁰⁾
7. 羅東人林秀模、林秀梯兄弟同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
8. 撫順天生醫院的梁宰，其女婿林昌德、子梁育明、侄兒梁成、梁松文、梁炳元、侄女梁金蓮、侄女婿楊澄海（蓮夫）、侄女梁金菊、侄女婿羅福嶽（菊夫）。

(405)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1「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十二年學籍簿」。

(406) 同上註；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4、11、14。

(407) 莊永明，《臺灣醫療史》，頁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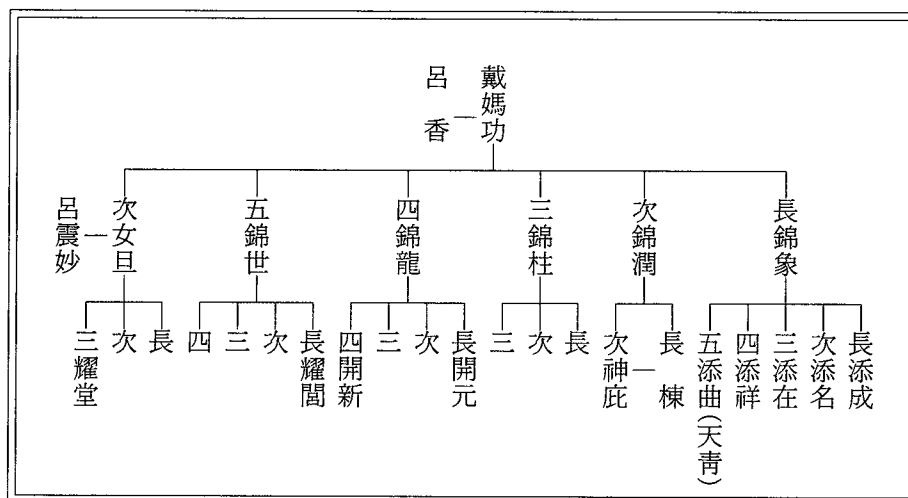
(408)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29。

(409) 許雪姬，〈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收於紀麗美編，《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澎湖：澎湖縣立文化局，2002），頁417。

(410)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12。



戴神庇(後排中)、戴耀閔(後排右)醫生與家人攝於臺南神庇醫院二樓陽台(戴秀麗女士提供)



引自：許益超，〈澎湖瓦硯戴氏族譜〉(未刊本)。



施義德(右)與周壽源穿滿洲醫科大學制服合影(施義德先生提供)

9.謝秋涓、謝秋濤兩兄弟，秋涓三子女謝文炫、謝文燦、謝久子都是醫生，女婿為劉建止，劉建止之兄劉建停，一九三八年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一九三九年在滿洲登錄為醫師，回臺後則在潭子開業。⁽⁴¹¹⁾謝秋濤之女婿為林肇基，亦為醫生，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林肇基的親屬欄還填有其兄王桂巖是醫生，住在奉天。⁽⁴¹²⁾

10.林錦文、林黃素華夫妻是一九四五年最後期隨開拓團到吉林，林畢業日本大學，林黃素華則畢業於昭和醫專藥學系。⁽⁴¹³⁾

11.洪家三兄弟洪禮峯、洪禮卿、洪禮憲全都到了滿洲，

且全是走醫學路線，洪禮峰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弟洪禮卿同校，另有三弟洪禮憲，畢業於新京醫科大。

12.新京錦昌醫院院主袁錦昌其三女婿游高石，女兒袁碧霞都是醫生，其叔袁樹泉限地醫，其堂弟袁湘昌都在滿洲新京開業。

13.張七郎父子三人。張七郎，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四屆畢業（一九一五），⁽⁴¹⁴⁾他曾在一九二九年十月赴旅順一遊，十多年後也曾到孟天成在大連的博愛醫院拜

(411) 見〈劉建止先生訪問紀錄〉及《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1525號，頁410，康德6年5月10日。

(412)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51「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十二年學籍簿」。

(413)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140-141。

(414)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6。



楊澄海醫師(前排中)、梁炳元醫生(前排右)、梁金蓮醫生(前排左，為楊澄海夫人)，與護士，在中國鞍山天生醫院前合影(梁許春菊女士提供)

訪。⁽⁴¹⁵⁾並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取得滿洲國醫生資格，⁽⁴¹⁶⁾至於有無到滿洲開業則不詳。張七郎長子張宗仁，曾自東京到東北海城市開業，其大舅子葉鳴岡也到新京醫科大學就讀；⁽⁴¹⁷⁾而葉鳴岡之弟葉步嶽亦在同校就讀，戰後回臺大醫學院補完學業。張七郎次男張依仁，在滿洲通過醫師考試及格，曾任阜新炭礦病院小兒科醫師。⁽⁴¹⁸⁾二二八事變時張七郎、張宗仁、張果仁父子三人同時被捕，只有張依仁因被「搜身時衣袋內被發現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又詢悉前往東北病院服務時，曾蒙蔣主席面加獎飾等情」而倖免於難。⁽⁴¹⁹⁾

14. 張嵩山、張華山、張泰山兄弟。臺北人，三人都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在新京西三馬路開真人醫院，張嵩山攻內科，張泰山攻外科，張華山不明。⁽⁴²⁰⁾

15. 龍井鄉竹仔坑陳安慶，其子陳西庚，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廿三屆畢業（一九二四），⁽⁴²¹⁾而陳西庚堂兄弟中有陳以專，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八屆畢業（一九一九），⁽⁴²²⁾另一侄為陳瑞南，畢業於同校第十三屆（一九一四）。⁽⁴²³⁾陳瑞南開業於大肚、陳以專開業於龍井、陳西庚則開業於霧峰，⁽⁴²⁴⁾到滿洲的陳永福則是陳瑞南之子。⁽⁴²⁵⁾陳永福，日本名竹田健一，臺中一中第一名畢業，考入滿洲醫科大學，一九四一年畢業後在北京、上海各服務六年，再自上海到丹麥取得醫學博士，又到美國任職六年，再到日本大阪開業，為整形外科。⁽⁴²⁶⁾

(415)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頁185。其中一張在瀋陽博愛醫院拍的照片，李筱峰推測是1939年，若以去登記醫師的1941年估算可能較為正確；其次李教授說博愛醫院在瀋陽，應該是大連。臺人在滿洲開業名「博愛醫院」的有三個地方，一是黃順記在開原的博愛醫院，一是吳大杉在瀋陽的博愛醫院，一是孟天成在大連開的博愛醫院，據研判應該是大連，何況書中頁184-185下面的照片，主角都是孟天成與張七郎，右一疑為簡仁南。

(416)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2638號，康德10年3月17日，頁486。

(417)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54。

(418)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21。

(419) 李筱峰，《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頁191。

(420)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128「滿洲醫科大學民國卅六年畢業學生登記表」。

(421)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10。

(422) 同上註，頁15。

(423) 同上註，頁5。

(424) 許雪姬訪問、傅奕銘紀錄，〈陳耿昕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37。

(425)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49「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七年學籍簿」。

(426) 楊逸舟著、張良譯譯，《受難者》（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161-162。楊逸舟為陳永福在龍泉公學校五、六年級的老師。

16. 章榮秋、章榮基、章榮熙兄弟分別畢業於滿洲醫大專門科一九三七年（第八回）⁽⁴²⁷⁾，滿洲醫科大一九三三年、一九四〇年。畢業後章榮基先在同校附屬醫院平山外科教室醫員，後到青島市立醫院任外科主任、青島聯勤總部總醫院外科主任。⁽⁴²⁸⁾一九三五年章榮熙回臺娶李璧為妻，一九三八年夫妻先到滿洲，再轉青島。⁽⁴²⁹⁾章榮基則走教學路線，已如前述。

17. 傅元煊與傅宏成父子：傅元煊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二十四屆（一九二五），⁽⁴³⁰⁾一九三四年又畢業於京都大學醫學院，大連醫院第二外科服務，後自行開設大同醫院，擅長外科。子傅宏成原在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後因戰爭轉讀於滿洲醫科大學，與梁宰之子梁育明同學，畢業於一九四七年，以後回臺，在臺中開業。⁽⁴³¹⁾

18. 黃子正及其堂弟黃樹奎，其父黃烟篆亦為醫生，已介紹於「溥儀私人醫生黃子正」一節，不贅。

19. 黃仁宗、黃永盛父子：黃永盛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一九三九年畢業，先在母校醫院原內科服務，⁽⁴³²⁾一九四一年登錄為滿洲醫生。⁽⁴³³⁾其父黃仁宗開業於臺南市。⁽⁴³⁴⁾

20. 線西黃氏兄弟：大哥是黃順記，在開原開博愛醫院，三弟黃深智兩人都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四弟黃雅幫日本九州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到其兄博愛醫院任副院長。五弟黃炳南，名古屋藥學專科畢業，畢業後在第一製藥公司奉天分廠擔任藥劑師。黃深智回臺後在臺中開仁慈醫院，黃雅幫在臺中開博濟醫院，黃炳南則在和美、臺中開藥廠。

黃順記另有一堂兄弟黃再的，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並未回臺。

(427) 日本外交史料館藏，J,2,2,0,J13-7,昭和 8.4-9.3,旅 108,1315,229.033,旅券資料；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會員名簿》，頁 53，他以吉林籍入學。

(428)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 107；吳銅，《臺灣醫師名鑑》，頁 58。

(429) 李遠輝、李菁萍編，《劉玉英的故事》（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9），頁 26、47、60。

(430) 景福基金會，《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頁 16。

(431)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頁 289；許雪姬訪問、蔡說麗紀錄，〈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頁 315。

(432) 不著撰人，《臺南第一中學校同窗會員名簿》（臺南：臺南第一中學同窗會，1940），頁 52。

(433)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第 2635 號，康德 10 年 3 月 13 日，頁 379。

(434)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JD24, 43「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四年學籍簿」。

21. 石岡黃演桂與黃演敏兄弟：前者在新京大同大街與日本人岡田英二、鳥取合開醫院；黃演敏一九三八年三月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先在滿洲醫科大附屬醫院高森內科及小兒科服務，⁽⁴³⁵⁾ 隨即在一九三九年登錄為滿洲醫師，⁽⁴³⁶⁾ 回臺後在臺中縣石岡鄉開博愛醫院。⁽⁴³⁷⁾

22. 彰化楊希榮、楊希聯兄弟及楊宦奇、楊毓奇兄弟：此四人互為表兄弟。他們又是黃順記的表弟。⁽⁴³⁸⁾ 楊希榮比黃順記晚一年到滿洲醫科大就讀，因九一八事變而轉至上海，後讀南京中央大學醫學院，四年後入上海醫學院，⁽⁴³⁹⁾ 主攻外科，一九三八年畢業，分發至蘇州博登醫院實習三年，又值日軍攻陷上海，乃撤退到貴州紅十字會，後在貴陽衛生處當地方醫生。抗戰結束，自貴陽復原到上海，在上海聯合國救濟總署工作，戰後未回臺。⁽⁴⁴⁰⁾

楊希聯畢業於東京東洋醫學院，因中國大陸醫生缺乏，為培養醫學人材而辦，畢業時因日本政府開始招「學徒兵」上戰場，因怕被送至南洋而逃到滿洲。⁽⁴⁴¹⁾

楊毓奇為上兩者之表兄，在四平開信愛醫院，楊希聯乃到此投靠。楊宦奇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在長春醫科大學小野寺內科服務，回臺後在臺中開健民醫院。⁽⁴⁴²⁾

23. 臺南大內楊家三兄弟：大哥楊藏興、二哥楊藏德、五哥楊藏鈺三人都是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畢業（楊藏興，一九三六年；楊藏德，一九三五年；楊藏鈺，一九三七年），和新化梁家有親戚關係。老大先在母校小兒科教室任副手兼醫員，再到熱河省隆化弘農醫院任公醫後就回臺北，⁽⁴⁴³⁾ 老二則在吉林當警察醫，後自行開業，戰後未回臺。⁽⁴⁴⁴⁾ 楊藏鈺則在天生醫院服務因腹膜炎於一九四〇年過世。

24. 廖永堂、廖泉生兄弟：均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且兩兄弟都是醫學

(435)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108。

(436)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1520 號，康德 6 年 5 月 18 日，頁 410。

(437)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108。

(438)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紀錄，〈黃順記先生訪問紀錄〉，頁 199。

(439) 中央大學醫學院後來單獨遷到上海，稱上海醫學院。

(440)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楊希榮先生訪問紀錄〉，1994 年 9 月 11 日，於近史所研究大樓四樓會議室，未刊稿。

(441)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紀錄，〈楊希聯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442)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95。

(443) 黑田源次編，《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頁 141。

(444)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紀錄，〈楊藏藏先生訪問紀錄〉，頁 439。

博士。廖泉生畢業後白天在赤十字軍醫院任臨床醫師，晚上回母校實驗室研究學習，在寺田文次郎教授指導下，七年後取得醫學博士。一九四五年春天在奉天開業，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旋回臺中開仁愛醫院，以皮膚科著名。⁽⁴⁴⁵⁾

25. 劉建停、劉建止兄弟：都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由於其姑姑嫁給謝秋濤，因此兩兄弟很早就到滿洲，劉建止還成爲謝秋濤的女婿，親上加親。⁽⁴⁴⁶⁾

26. 簡仁南妻盧淑賢，其二弟盧清池，到大連開盧牙科診所，而簡之妹簡美智則爲盧之妻。盧淑賢的三弟盧昆山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盧昆山大姊次子黃文生亦到過大連仁和醫院工作。⁽⁴⁴⁷⁾

七、結論

耳鼻喉科醫生楊蓮生，岡山人，一九四五年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院專門部，他分析該校學生是以讀醫科爲目標，故畢業後入醫專或者讀高校入醫學部。主要原因是臺灣是殖民地，臺灣人即使進入官界也不可能與日人並駕齊驅，但如果讀醫畢業後，自行開業則是一匹狼，不僅經濟寬裕且不必仰人鼻息，對當時被差別待遇的臺人來說，選擇醫生毋寧是臺灣人的智慧。醫生這個行業是日治時期臺人選擇職業的最愛。⁽⁴⁴⁸⁾

如果就第一個臺灣醫生踏上滿洲的一九〇八年起，到一九四五年滿洲國滅亡止，這期間曾有二百多位臺灣醫生到滿洲接受醫學教育或去當醫生，雖然數目並非絕對多，但如以目前所建立約六百個去過滿洲的人的資料來看，每五人中就有一個醫生，也算比例不低。

到滿洲當醫生的管道之一是在滿洲接受醫學教育，尤其是一九三三年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也可以取得開業資格後，到滿洲讀醫科者日增；而由於滿洲醫生少，公衛不佳，疫病不少，需醫生孔亟；而日治臺人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或赴日讀醫科，可以說是進入「新科舉」，一旦畢業成爲醫生，即進入社會的中上階層，

(445) 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乘願藥師如來》，頁1、6。

(446)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14。

(447) 盧昆山，《七十回憶》，頁62。

(448) 楊蓮生，《診療秘話五十年：一臺灣醫の昭和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頁31。

是改善社會地位、家庭經濟最好的手段，因此讀醫科者趨之若鶩。但取得醫生資格後，並非人人都有開業的資本，而醫學校出身的臺人醫生進入公立醫院僅能做日人醫生的助手，因此赴海外開業或入大醫院乃成爲臺人醫生的出路之一。

然而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者只能在島內行醫，要到南洋、滿洲都不爲當地承認醫生資格，經臺灣總督府設法交涉，滿洲（關東州）以限地醫的方式處理，即行醫時限地申請，期滿可延長，唯無法依日本醫師法給予通行全滿洲的醫生執照。滿洲國成立後，於一九三六年頒佈醫師法，只要日系醫學院畢業者即可依醫師法第一條登錄爲滿洲國醫生，即使未自醫學院畢業，也可參加滿洲國醫師考試（需經二試）及格亦能取得行醫資格。

臺人在滿洲有自行開業成功的如孟天成在大連的博愛醫院、梁宰在撫順的天生醫院、簡仁南在大連的仁和醫院、黃順記在開原的博愛醫院。也有入滿洲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磨練，或進入公家醫院或任公醫者；也有成爲醫科大學教授如郭松根、王洛、章榮熙等人，也有走醫學行政的進入官僚體系做衛生部門的主管或技佐，其中以謝秋濤、王洛兩人各得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的科學盛京賞，最爲時人所知。更難得的是王洛，他可能是臺灣醫生中第一個走法醫路線的。

赴滿洲的臺灣醫生中，目前所知有三名女性醫生，一是袁碧霞，她畢業於京城齒科醫專，⁽⁴⁴⁹⁾ 在父親袁錦昌開設的醫院中服務；二是柯明點，畢業於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在大連博愛醫院產婦人科服務，⁽⁴⁵⁰⁾ 三是謝久子，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專攻婦產科，在父親謝秋涓開設於新京的百川醫院服務，已如前述。

在臺灣醫生中，不少是醫生世家出身者，如梁宰結合侄兒、侄女婿，打造其天生醫院王國，謝秋涓的三個兒女都能繼承衣鉢經營百川醫院；黃順記四兄弟，楊藏興三兄弟，楊希榮等四個表兄弟，呂耀堂、戴神庇、戴耀閭等三個表兄弟。

上述之例都可想見在滿洲的臺灣人醫生中不少彼此間有親戚關係者。大凡欲到陌生之地，若有人脈則可增加安全感，對發展事業也有很大的幫助。臺灣醫生在滿洲，以外科、內科爲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人專長皮梅毒，所謂皮梅，指的是皮膚、梅毒，當地人有這樣毛病的人不少。⁽⁴⁵¹⁾

(449)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民國 35 年 1 月 28 日。

(450) 吳鋼，《臺灣醫師名鑑》，頁 213。

(451)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29。

翁通逢在一九四四年到滿洲時，自四平轉往新京當醫生前，曾利用一個月的時間到滿洲各地臺灣人醫院去訪問，發現臺人醫生的開業都很成功，主要因為語言的優勢，能醫日人，也能醫滿洲人。有些醫院在「滿洲人」區開業，可見是以醫治非日人為主。

由「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表中，可知在滿洲開業的，大半畢業自滿洲醫科大學，其次是新京醫科大學、滿洲開拓醫學校，滿洲為臺灣培養了一百二十多位醫生，也因此而得到這些醫生的回饋。自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包括專門學校、帝大醫學部）也有二十七人，此外自日本各公私立大學前往滿洲的將近四十位，畢業自朝鮮京城醫學校（專門學校）有三人，此外還有十二位牙醫。

臺人醫生在滿洲人的心目中是「大仙」，滿洲人生病，在醫治沒起色下，都會關神明，萬一宗教活動又無效，就認為沒救了。滿洲有一種病是回歸熱，其症狀是先高燒四十度以上，持續一星期；之後降到三十五到三十六度，會顫冷，反覆發作。滿洲人關神明時往往是高燒期，還抱著希望，等體溫驟降則認為病人快死了，臺灣醫生診斷時即已斷出是回歸熱，注射藥劑後馬上就痊癒了，滿洲人很驚訝說連神明都無法醫好的病，臺灣醫生竟能治癒，真是大仙。

臺人醫生的治療技術聲名遠播，當戰後臺人疏散到大屯時，聽到滿洲人說南部有一個島叫醫生島，即指臺灣，而如孟天成以個人之力在大連開了僅次於滿鐵規模相當大的醫院，梁幸的天生醫院都是口碑極好的醫院。臺人醫生在滿洲國的表現可想而知！由於醫術、醫德均佳，因此戰後未被當地人傷害，大半無事回到臺灣，而這些出色的醫生回臺後，繼續大顯身手，貢獻於臺灣醫界，如郭松根主持臺大公共衛生學院，王洛為臺北市衛生院院長。而留在東北未回臺者，大半失掉醫院，有的入獄或被清算，孟天成喪失了大連數一數二的博愛醫院。⁽⁴⁵²⁾ 簡仁南雖是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的一員，但卻被迫害而自殺，⁽⁴⁵³⁾ 戰後是不是留在東北的決定，就這樣發展出兩種不同的命運。

(452) 據郭瑋，〈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一文載：「大連解放後，孟天成將醫院交給了政府，並繼續擔任該院院長。」郭瑋，〈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頁 67-74。

(453) 據郭瑋，〈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一文載：「大連解放後，簡仁南熱愛人民的事業，主動將個人所辦醫院的設備和房產獻給政府，本人積極參加大連市的衛生行政領導工作，1946 年被聘為大連醫學院的解剖學、外科教授，1948 年在解放戰爭中，參加遼南軍區手術隊，任小隊長，活躍在前方。」同上註，頁 67-74。

由於臺灣醫生中畢業於滿洲醫科大學者有百來人，因此在滿洲醫科大學（戰後改為瀋陽醫科大學）畢業者，在一九四八年有意將滿洲醫科大學遷來臺灣（即復校之意），⁽⁴⁵⁴⁾ 滿洲醫科大學雖未在臺復校，卻直間接推動了臺北醫學院的成立，增加臺灣醫學教育機構，亦值得記上一筆。又，本文為〈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菁英〉書稿中的一半。

定稿日期：2004.11.3

(454) 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134。

在滿洲的臺灣醫生表

科別	區域	學校	人數	人名		
醫科	滿洲	滿洲醫科大學	南滿醫學堂	7	王標、呂耀堂、林漢、林伯輝、戴神庇、戴耀閻、蘇永隆(在學中亡故)	
			滿洲醫科大學醫學部	36	王大樹、江塗龍、周壽源、孟天成、林秀梯、林秀模、林昌德、林樹敏、施義德、洪鴻儒、徐裕增、張少基、張登川、張登財、張華山、梁松文、梁炳元、許燦淵、郭英啓、陳永福、陳守仁、陳有德、陳東海、陳松齡、章榮基、章榮熙、黃深智、楊有務、楊崑松、楊鐘靈、葉敏盛、劉萬、劉泗洲、謝文炫、謝文燦、蘇耀輝	
			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	46	王洛、王火炎、王祖堦、吳大杉、吳昌禮、李德彰、林元晃、林老銓、林宗輝、林清南、林欽明、林肇周、林肇基、洪禮卿、洪禮峰、孫崧芳、高進紀、高夢雄、張嵩山、梁成、章榮秋、莊金城、彭春水、黃永盛、黃酉時、黃昌名、黃順記、黃演敏、楊金涵、楊毓奇、楊德昭、楊藏德、楊藏鈇、楊藏興、廖永堂、廖泉生、廖涼棟、劉光業、劉建止、劉建亭、蔡啓獻、鄭信章、鄭國輝、謝久子、謝知母、魏木源(遭退學)	
			瀋陽醫學院	3	梁育明、曾森林、傅宏成	
			中國醫科大學	1	徐得龍	
		新京醫科大學	21	于文藻、王伯群、余錫乾、吳振友、吳慶輝(未畢業)、吳慶懷(未畢業)、洪源福(未畢業)、洪禮照、洪禮憲、袁鈺昌(未畢業)、張政宏(未畢業)、郭仲舟(未畢業)、陳正乾、陳宋舫(未畢業)、陳銘斌、陳寶琛、傅祖宗、黃千王、葉步嶽(未畢業)、葉鳴岡、廖錦河(未畢業)		
		哈爾濱醫科大學	4	杜慶祥、林維喬、楊宦奇、盧昆山		
		滿洲開拓醫學校	6	羅燦楹、蘇夢蘭、黃元鑫、林啓微、蔡銘勳、謝育淳		
		旅順醫學專門學校	2	黃啓章、盧主恩(肄業)		
		滿洲國立陸軍軍醫學校	1	鄭登山		
		臺灣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21	方瑞璧、李晏、孟天成、邱鳳儀、張七郎、侯全成、孫德芳、徐榮、袁錦昌、梁宰、郭進木、陳英、陳章哲、傅元煊、楊燧人、謝秋涓、謝秋濤、謝唐山、簡仁南、黃旭東、傅祖鑑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6	徐銀格、郭松根、羅福嶽、黃樹奎、張七郎、林龍生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	1	洪頂霖
	日本		京都大學醫學院	1	傅元煊	
			日本大學醫學部	4	王毓麟、李道隆、林錦文、盧有智	
			日本大學專門部醫學科	2	謝頂、石林玉燦	
			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	2	沈水鑑、張進通	
			九州醫學專門學校	2	施錫卿、黃雅幫	
			昭和醫學專門學校	3	林天意、黃禎祥、羅春桂	
			千葉醫科大學	1	林濬哲	
			長崎醫科大學	1	陳正中	
			愛知醫科大學	1	楊澄海	
			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	1	林恩魁(未畢業)	

依就讀學校分類

	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2	柯明點、梁金蓮
	東京興亞醫學館	4	洪榮譽、陳金生、陳登連、劉漢
	東洋醫學專門學校(東洋醫學院)	4	吳蓮芳、翁通逢、陳茂成、黃炳恩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	7	林仁潭、徐榮、袁湘昌、張文南、游高石、陳尙明、黃樹奎
	大阪醫學專門學校	1	華嵩地
朝鮮	京城醫科大學	2	柯雲鳳、江文勇
	京城醫學專門學校	1	彭天增
其他	未歸入以上學校及不確定學校者	25	李天受、周武昌、林祺煌、唐德明、張大長、張宗仁、張宗田、張依仁、張傳益、梁川清、陳長章、陳滄水、陳夢懷、陳錦立、傅秋煌、傅春燦、黃王氏淑貞、葉敏棟、熊澤東、鄭順發、盧氏慈愛、賴雅徵、謝指南、鍾英秀、蘇錦豐、黃子正
	醫科總數	219*	(實際 212 人)
齒科		12	王桂霖、林士斌、邱昌麟、傅仰敦、袁碧霞、黃東尙、黃溫恭、黃演桂、劉燕鎔、劉燕鑿、盧清池、陳遠堂
獸醫科		7	翁廷尉、郭斗指、曾德福、葉清標、劉德藩、鍾謙順、蘇茂寅
	總人數	231	

*醫科總數本為 219，但其中孟天成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及滿洲醫科大學；傅元煊畢業於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及京都醫科大學，所以實際總數為 217 人。

引用書目

- 〈居住長春臺灣省民名簿〉，1946年1月28日。
《盛京時報》。
《臺灣民報》。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元年十五年保存，三卷三門十類，「醫學校醫師資格具申」。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大正元年十五年保存，三卷三門十類，「醫學校醫師資格ノ義ニ体照會」。
「戶主李奧戶籍謄本」。李定山先生提供。
「參加革命前後主要經歷（包括學習）」，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填。李定山先生提供。
許益超，〈澎湖瓦硯戴氏族譜〉，未刊本。
張麗俊，〈張氏族譜〉，未刊本。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相關資料。李定山先生提供。
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4,3,2,2-2「不逞團關係雜件臺灣人ノ部」。
M.2.52 3-43「各國駐割帝國大公使任免關係雜纂滿洲國ノ部」。
中國遼寧省檔案館（藏）
JD24, 116-1「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年五月至十四年五月休學及退學ノ件」。
JD24, 119-2「滿洲醫科大學研究所昭和十年六月至昭和十九年一月入學、退學ノ文件」。
JD24, 119-1「滿洲醫科大學研究所昭和十七年七月至十九年一月入學、退學ノ文件」。
JD24, 128「滿洲醫科大學民國卅六年畢業生登記表」。
JD24, 24「滿洲醫科大學昭和七年學籍簿」。
JD24, 38(14)「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年學籍簿」。
JD24, 47「滿洲醫科大學昭和十六年學籍簿」。
JD24, 54「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四至十年學籍簿」。
JD24,51「滿洲醫科大學專門部昭和十二年學籍」。
入江曜子
1998 《貴妃は毒殺されたか—皇帝溥儀と關東軍參謀吉岡の謎》。東京：新潮社。
不著撰人
1926 《臺北師範學校卒業及修了者名簿》。臺北師範學校創立三十周年記念祝賀會。
不著撰人
1940 《臺南第一中學校同窗會員名簿》。臺南：臺南第一中學同窗會。
不著撰人
1941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南瀛會名簿》（會誌第6刊）。臺北：不著出版局。
不著撰人
1993 《新京醫科大學圭泉會名簿》。大阪：新京醫科大學圭泉會本部。
不著撰人
不著編年 《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校友芳名錄》。臺南：臺南市私立長榮中學校友會。
中央檔案館（編）
2000 《偽滿洲國的統治與內幕——偽滿官員供述》。北京：中華書局。
中西利八（編）
1940 《滿洲紳士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
1989 《滿洲人名辭典》。東京都：日本圖書センター。

- 中村孝志 (著), 李玉珍、卞鳳奎 (譯)
2000 〈大正南進期與臺灣〉,《臺北文獻》,直字第 132 期,頁 195-263。
- 中島利重
1984 《米壽の語り》。東京都:中島利重先生米壽祝會。
- 中溝新一 (編輯)
1938 〈醫師の取締〉,《滿洲年鑑》四,頁 503-515。東京都:日本圖書センター。
- 內尾直昌
1934 《滿洲國名士錄》。東京:株式會社人事興信所。
- 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編集委員會
1990 《日本近現代史辭典》。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
- 王河盛等 (纂修)
2001 《臺東縣史・人物篇》。臺東:臺東縣政府。
- 王柏懷
1990 〈孟天成與博愛醫院〉,《大連文史資料》7: 46-49。
- 王詩琅 (譯)
1988 《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活動》。臺北:稻香出版社。
- 本田六介
1940 《日本醫籍錄》(15 版)。東京:醫事時論社。
- 吳銅
1954 《臺灣醫師名鑑》。臺中:臺灣醫藥新聞社。
- 李國雄 (口述)、王慶祥 (撰寫)
1999 《隨侍溥儀紀實》。北京:東方出版社。
- 李筱峰
1990 《二二八消失的臺灣菁英》。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 李遠輝、李菁萍 (編著)
1999 《劉玉英的故事》。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
- 李騰嶽
1952-1962 《臺灣省通志稿・政事志衛生篇(-)》。臺北市:臺灣省文獻會。
- 杜聰明
1982 《回憶錄》。臺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
1989 《回憶錄》。臺北:龍文出版社。
- 東南文化出版社編輯委員會
1956 《南臺灣人物誌》。臺中:東南文化出版社。
- 林吉崇
1997 《臺大醫學院百年史》(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 林進發
1929 《臺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
- 林滿紅
1997 〈「大中華經濟圈」概念之一省思——日治時期臺商之島外經貿經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9: 51-101。
1999 〈日本政府與臺灣籍民的東南亞投資 (1895-19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2: 5-56。
- 林德政
1999 〈日據時代臺灣人之海外經驗:以《安南區志》為例〉,收於王明蓀主編,《海峽兩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5-88。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林藜

1976 《臺灣名人傳》。臺北市：新亞出版社。

河林原直人

2003 《近代アジアと臺灣：臺灣茶葉の歴史的展開》，頁 158-168。東京：世界思想社。

范燕秋

2000 〈從臺灣總督府檔案看日治時期的公共衛生〉收於國史館編著，《臺灣史料的蒐集與運用研討會論文集》，頁 151-197。新店：國史館。

桑原俊一郎（編）

1938 《あきら第 52 號彰化第一公學校創立四十周年紀念》。彰化：彰化第一公學校。

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

2000 《乘願藥師如來——廖泉生回憶錄》。臺中：財團法人仁愛綜合醫院。

財團法人東亞經濟調查課

1938 《滿洲讀本》。東京：財團法人東亞經濟調查課。

高野義夫

1989 《臺灣人名辭典》。東京都：日本圖書センター。

高橋勇八

1938 《滿洲商工名鑑》。大連：大陸出版協會。

偽滿時期資料重刊編委會

1990 《偽滿洲國政府公報》。瀋陽市：遼寧書社。

張力

1999 《國際合作在中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等（解讀）

2000 《水竹居主人日記》(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1 《水竹居主人日記》(三)。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2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2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八)。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4 《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莊永明

1998 《臺灣醫療史——以臺大醫院為主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及訓

1952 〈醫界怪傑郭松根〉，《旁觀雜誌》3: 26-27。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記錄）

1994 〈楊蘭洲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 143-160。

1994 〈楊希榮先生訪問紀錄〉，9月11日，於近史所研究大樓四樓會議室，未刊稿。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記錄）

1994 〈黃洪瓊音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 233-246。

1994 〈梁金蘭、梁育明姊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 307-319。

1994 〈梁許春菊女士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 293-306。

1994 〈盧昆山、李謹慎夫婦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 269-292。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記錄）

1995 〈黃順記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6: 193-210。

許雪姬（訪問）、傅奕銘（記錄）

- 1998 〈陳耿昕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 137-144。
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許雪姬

- 1998 〈林獻堂《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 1-34。
2001 〈日治時期赴華南發展的高雄人〉，收於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2001 年高雄研究學報》，頁 369-403。高雄：高雄市社區大學促進會。
2002 〈日治時期澎湖瓦硯籍的醫生〉，收於紀麗美編，《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96-417。澎湖：澎湖縣立文化局。

許雪姬（訪問、記錄）

- 2000 〈洪智默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2000 〈葉彩屏女士訪問紀錄〉，收於氏訪問，氏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23-136。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

- 2000 〈林黃淑麗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40-14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侯金魚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8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林黃素華女士訪問紀錄〉，2000 年 5 月 17 日，於林宅。

許雪姬（訪問）、蔡說麗（記錄）

- 2000 〈許文華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5-4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訪問）、鄭鳳凰（記錄）

- 2000 〈余錫乾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5-4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林更味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359-40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徐水德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26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翁通達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01-12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楊藏嶽先生訪問紀錄〉，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437-45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葉鳴岡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43-6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劉建止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13-2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瑋

- 1989 〈大連地區建國前的臺灣人及其組織狀況〉，《大連文史資料》6: 67-74。

陳少廷

- 1972 〈日據時代的臺灣醫生——臺灣醫師在啓蒙運動上的角色〉，《大學雜誌》60: 62-67。

陳永興

- 1997 〈臺灣醫界與二二八〉，收於氏著，《臺灣醫療發展史》，頁 97-122。臺北：月旦出版社。

陳君愷

1992 《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 2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春木

1998 《臺灣地方鄉土誌》。臺北：常民文化事業公司。

陳美玲

2000 《百年彰基院史文物史料記錄》。彰化：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史文物館。

傅錫祺

1943 《櫟社四十年沿革志略》。臺北：興南新聞社。

傅慶騰(撰)、高淑媛(譯)

2000 〈傅慶騰回憶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 547-58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景福基金會

1992 《國立臺灣大學景福校友通訊錄》。臺北：景福基金會。

游鑑明

1993 〈日據時期臺灣的產婆〉,《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 49-90。

黑田源次(編)

1936 《滿洲醫科大學二十五年史》。奉天：滿洲醫科大學。

愛新覺羅浩

1997 《流轉の王妃の昭和史》。東京：株式會社新潮社。

愛新覺羅·溥傑(著)、葉祖孚(執筆)

2001 《溥傑自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

楊逸舟(著)、張良澤(譯)

1990 《受難者》。臺北：前衛出版社。

楊蓮生

1997 《診療秘話五十年：一臺灣醫の昭和史》。東京：中央公論社。

毓岳

1993 《我跟隨溥儀二十年——末代皇子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

毓嶠

2000 《末代皇帝的二十年——愛新覺羅毓嶠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滿洲事情案內所(編纂)

1942 《滿洲帝國概覽》。滿洲：滿洲事情案內所。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

1971 《滿洲國史》。東京：財團法人滿蒙同胞援護會。

滿洲聯合齒科醫學會

1943 《本會所屬各齒科醫師會會員名簿》。新京：滿洲聯合齒科醫學會。

滿洲醫科大學

1941 《滿洲醫科大學一覽》。奉天：滿洲醫科大學。

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

1978 《會員名簿》。東京：滿洲醫科大學輔仁會。

滿蒙資料協會

1942 《滿華職員錄》。東京：滿蒙資料協會。

臺中州役所

1985 《臺中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五。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昭和七年版影印。

臺灣新民報

1934 《臺灣人士鑑》(昭和九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

1937 《臺灣人士鑑》(昭和十二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

盧昆山

不著撰年 《七十回憶》。臺南：自刊本。

興南新聞社

1943 《臺灣人士鑑》(昭和十八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

戴朋久

1999 《皇帝出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謝文魁

1991 《謝氏大族譜》。臺中：謝氏大族譜編輯委員會。

謝汝銓

1992 《雪漁詩集》(《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二輯)。臺北：龍文出版社。

謝春木

1974 〈新興中國見聞記〉，收於氏著，《臺灣人は斯く観る》，頁163-168。東京：龍溪書舎，影印昭和五年版。

韓石泉

1966 《六十回憶》。臺南：韓石泉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會專輯編印委員會。

顧明義等

1991 《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鷹取田一郎

1916 《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Lo, Ming-cheng Miriam

2002 *Doctors Within Borders: Profession, Ethnicity,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Taiwan*.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ctivities of Overseas Taiwanese during Japanese Colonization —Taiwanese Physicians in Manchuria

Hsueh-chi Hsu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aiwanese people had realized that they were left with very limited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resources at home for career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many of them had sought new opportunities abroad within the “Great Empire” of Japan, and most landed in the State of Manchuria or the Manzhouguo (滿洲國)—a state in northeastern China nominally declared independent by Japan in 1932. Unlike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Taiwanese residents in Manchuria did not have to conceal their true identities, and Jian Guo (建國) University was the only institution offering admissions to the Taiwanese stud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refore, migrants to Manchuria had increased since the 1930’s. During the 50 years of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re were approximately 5000 people from Taiwan settled in Manchuria, either for a short-term employment or long-term residence. Besides those who worked as lower-middle administrative bureaucrats, physicians were among the most noteworthy professions taken up by the Taiwanese in Manchuria.

The topnotch Manzhou (滿洲) Medical University in Manchuria, together with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Xingjin (新京)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哈爾濱) Medical University, and the Kaituo (開拓) Hospital, had attracted a remarkable number of Taiwanese to receive medical training there. Many of these Taiwanese even stayed on to practice medicine after graduation. In addition, there wer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qualified physicians coming from Taiwan, Japan and Korea, providing medical services of their profession in this region. These physicians lectured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practiced medicine in either public or private hospitals, or worked in the government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all showing remarkable performance and achievement. Two Taiwanese clinical professionals Xie Qiu-tao (謝秋濤) and Wang Luo (王洛) were even awarded the Annual Mukden (盛京) Prize of Science.

Another distinct medical professional was the Taiwanese physician Huang Zi-zheng (黃子正), who had served as the personal doctor of Manzhouguo’s Emperor, Pu

Yi. Huang was also one of the nine entourage who fled with Pu Yi. Together, they were captured by the Soviet Russians and were released after being imprisoned for 12 yea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Taiwanese physicians in Manchuria. The fact that they had family connections in the Northeast was a great incentive for these physicians to head the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physicians and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Taiwanese physician, Manchuria, Manzhou Medical University